





淵穎吳先生集卷之四

門人金華宋濂編

古屏上宮人戲嬰圖

我愛古宮掖，岩峩凌碧空。美人拂旦起，殘月愁簾櫳。小鬟  
捧香立，飄作烟霧濛。弄嬰偶一咲，舞鶴遽來同。新花正炫  
晝，側手碎繁紅。亦有雙蛺蝶，踉蹌撲深叢。豈其聖賢書，行  
墨曾未通。儼然袍笏具，意氣早稱雄。云胡歟汝內，但取華  
厥躬。塵凝孔鸞扇，綉感鸚鵡籠。紛紛爭旗鼓，出入雜冠童。  
凡諸戲玩物，色色各論功。太平忽已久，天地迴春風。能群  
禮序，鴈絕妬詩歌。螽蟊常嗟汝，齒壯得不苦。乃公却令十六  
院，弗及少從戎。心知一以痼，鼻息徒長虹。世故多變易，家  
居果癡韻。惜哉歲月老，千里吹高蓬。為撫腰下玦，烏啼洛



城東

粵山白鵲陳彦理同賦

粵山白鵲何旣旣今所驟見古所談滿地蓬蒿出復沒凡禽豈或同鳩鷦如何天然有此潔直以日浴無餘黔金精煉成向月窟編夜飛過凌系相澤靈瀆駕河恍若靜欲統樹驚能三玉白藍橋質已蛻霓裳水殿神猶酣休徵不使畢弋得異羽未許樊籠語性耿終隨處士傳音和盍趁彌陀龕鴻雁寒門但知北鷓鴣裸壤空思南晉人禽經此或載蕭氏瑞志吾將奈情知太古至德世胡巢可俯鶯可探接詩與君且一笑左勿緇涅令渠慙

夜聽楊元度訟宣和內宴雜事

北風吹庭柯秋士慘不悅頗懷炎德衰一旦幅員裂當思付昇重但孕驕淫孽中宮日沈酒內伎增舞列聖人自鳴筆丞相齊按節竒花入網運法酒後流歎畫圖恍有見惟簿知甚藜辭寧迴波奏賦豈好色設君心既已蕩國步驚欲躐妖狐空獻顰倖鼠不塞穴坐令汴河冰變作燕塞雪玉鉉乃一震金甌可無缺由來治亂間一是興亡轍豐侯早著戒褒姒竟為厲乾坤獨不大甕盎相起滅於茲聞十愆得不仰前哲

寄喻國輔張宜之

手挾殘編只壽塵山林著我最閑身槁梧可據瞑須孰華黍雖亡補欲真危坐但看燈作暈遠游還覺劍生鱗相思



正是多風雨滄海無涯可問津

檢故度得故洪貴林所書李鐵槍本末寄洪德器

天地昔未一朔南遂分疆中原久喪亂白刃皎如霜李全  
本崛強手挾但鐵槍山東數十城叱作古戰場茫然即斷  
指設誓如剗羊一朝與旌節正回將假王云何引盜賊遽  
爾升堂隍豈其弱能立當彼驕則亡日落山海暗群龍血  
玄黃陳安偶從晉侯景徒甌梁於人欲使詐在國須謀長  
大福豈無妄佳兵終不祥誰令送死處竟以抱甲僵漢盤  
忽已折周鼎那能常吁茲撫舊墨我涕徒為滂俛仰千古  
意悲風嘯枯桑

讀漢武內傳寄戴仲游

我問學仙子神仙何所求翩然王母使特降五城樓白雲  
起復滅丹掖戒涼秋黃麟雜赤帝旌幟鬱蚺螺上元三角  
髻聞命亦來游玉女列左右容眸眇如流神光乃上燭衆  
樂發空謳益易尚可化奢淫直難抽從知扶廣受或用柏  
梁收五嶽形已秘靈飛錄仍幽母將剗尔命但欲返諸柔  
一洗狐鳥俎長辭螭蝮立向時恍有見方士殊悠悠平準  
暴海內發兵困遐陬琪花栖倒景瑤草隔玄洲終成世道  
要寢使增愆尤鄙夫忽曰咲頽俗奚其媮機閑出兒蟻利  
欲生螟蠹崑崙一萬里得去那能留為尔遣此什塵簪早  
須投

同喻國輔題人温日觀蒲萄



佛者本西域蒲萄亦來西柰何此善畫無或渠所携我曾  
考其故初與漢使偕上林乃有館葱嶺何須梯天時自不同  
地氣忽以迷結子且磊磊懸藤更高低先幾日已露薄  
德不及稽終令白氎像遠後雙狡狴後茲故國木伴尔禪  
家栖幽心恍有得爛墨研為涇宜哉一揮灑遽若無町畦  
依稀可少辨變作天投蜺萬古空朔色南山竟朝躋畫工  
尚逸品游戲徒筌踪豈伊吾無人何往非耄倪豈伊吾無  
物桃李總成蹊此皆外所產敢與中州齊為尔撫此卷長  
歌欲驚嘶

歲晚懷戴子壽就寄翁君授

東南大海吹長波亂山幾疊堆嵯峨我所思考欲如何戴

予謂我不我過四明學官列家犧書則稽古詩猗邨六經  
聖隨工漸摩倉頡字林考隸科青燈掛壁豈有他黃蘗苦  
澁餘醎齏平湖沆瀣足芟荷目力可及發詠歌慈溪先生  
雙鬢皤小出乃為禮所羅由臺淹中却不頗孺嚙道真得  
者多先生昔曾舉漢科我亦同往起江河仰窺天門光可  
劑豁然叱落千丈坡就中垂龍卧為校掀雲噴電輸蛟鼉  
呂梁懸水無盤渦况肯遽數蟹與蠃彼共貧女凝秋蛾地  
窄袖短空僂僂却鍾毀金不必和靈談鬼嘯眾所呵北行  
何有塵沒靴南歸詎可夢駱駝一朝竟撤碼礪珂獨立吾  
今衣薜蘿之澹竹飲皆沉痾十載未復仍委蛇先生一再  
采揮戈坐將挾箸嘗其臙大松偃蹇徒高歌小草樂育尚



青莪清廟梁柱可亞磨萬世學術從立軻文風自振祛煩  
苛士論况辨乞與番分正句讀嗟吾訛丘園歲暮猶婆娑  
明當沐髮陽之阿從公共飽天山未更不去理墻頭莎  
浦陽舊有明月泉久而不應今乃疏道其源似頗與  
弦望晦朔之間相為消長者遂作是詩

大區何渾淪元氣乃潛洩忽然為山水無往不融結遙天  
偶一照厚地空餘冽盈將光共生涸與魄同滅玄機自消  
長至理誰圓缺發揮雖有在窺測尚未決枯查曾幾棲斷  
狀遽中裂半倚嵐翠雲微通海潮雪昔人來推求於此得  
表葩虛亭奚其澹靜愁獨不鬪歲年竟悠遠沙石漸填咽  
寧加疏瀹功肯使見聞繫恍疑合圖經環坐到稚耄倘非

蟹投碕幾類鮒處輟纖纖浮晶彩湛湛浸窅沉舊觀方爾  
還真源可吾鬪爭言彼月行豈為茲泉設蕭丘胡長寒漢  
井或再執遊尋白兔公直探神龍穴狂歌水仙詞擊碎如  
意鐵

吉祥寺

一昔逢寒食行吟採物華風生敲檻竹雨濕墮船花曲塢  
青龍樹長灘白鷺沙回看江上水直去到吾家

病齒

我生本多病一瘦恒踽踽試問玉隴君何為忍吾苦自其  
初齒時排次已不伍每聞編貝如方朔僅虛語信哉骨之  
餘所託車與輔舌神乃中居猶賴汝疆圉有身竟攻殘元



氣徒咄窳毋庸嘉斯餒尚謂剛可吐尋常薄滋味勢不勞  
吞咀麋穀及硬餅錯列空七俎豈伊類門樞不動固先腐  
軟糜幸能食梨栗稀復睹我思天地間民物摠胞與爾自  
本屬五岳安能遷秦楚齟齬或更生華池仍發乳當縱真我  
師為說養生主今年吾壯強三十逾六五更後三十年零  
落何足數起呼白驢公董酒且酌取誰歟劉師服高詠聊  
戲侮

王濤南太山石室

我將呼巨鰲滄海必掀播於茲玉鼎淪遽使金甌破兵氛  
塞中原卦氣協大過誰封函谷關便掃太微座長矛左右  
盤勁矢五十箇歌圓幾能來跨驟吾得莖當其一手麾豈

止千夫和力頂坼老拳事且居奇偵具儒雖有材用武竟  
無佐青雲飛遐心白羽洒寶唾撫時乃紛綸結客仍輓軻  
人生足窮通世故更弔賀熒然凍霧中仰見明星大宜哉  
泰階平返汝雲壑卧專門尚吾醉致幣徒爾菱既為梁鴻  
逃復危龍勝餓後知大耋嗟肯以淫威挫投淚且泣歧聞  
風猶起懦潯河自波濤石室今墟塚寥寥紆我哀苦語不  
成此

樓光遠出示先賢圖像及漢季石本雜碑

世人不好古我獨思古先居然圖像間得見古聖賢遠之  
或千載近亦數百年精神果何在面貌猶尔妍凡民一其  
生覆幬乃同天紛紜日就滅委棄隨鳥鳶矧茲丹青筆巧



類造化甄惟心却不死匪繪尚能專豈伊祝畏壘仍似畫  
凌烟衣冠後代改俎豆與周旋前人後所哀後者復為前  
展轉哀未盡蒼茫但長川我今以後古胡碣空餘鑿水石  
久欲泐蛟蚪起相纏當風遽隨墮淚詎減峴山巔庶以名德  
在終為日星懸

寄陳生

落日未落山崢嶸我所思兮抗蘄巖豈其徒行固不可亦  
有健馬可着銜胡然獨處不我即坐以魯史攻詰誦更疑  
弄筆發古帖先漢廢碣求鑿刻於茲孰不我傾倒但或嗜  
好殊酸醜結交似子乃有得肯使繫屬非於繆今年一出  
本浪戰滿地插棘疇能監鹿盧大劍區冶鑄靈鬼夜泣蛟

龍函早是鉛鉛不我辨弯弧底用窺焚掠縱尔奇文聚怪  
鷗政如絕力鞭神臧邯鄲道上尚故步我要我襟空餘櫟  
母寧容刀與墨水枉使衆口相為說秋風吹江晚正急薄  
暮徑去懸蒲帆日期共作制勝策酷類田父收盧狹杏花  
一色直不遠繡線巧盛行春衫黃精苗枯不足惜白木敢  
負吾長鏡嗟我鹵莽又滅裂但有夷柳無人莫待教將投  
乃盡哨猶恐未陳即鼓儼參乎賜也必貫一曰啖口陸俱  
通凡尋常可力自不力不畏天顯蕪民品子來不來我亦  
別深裏深處多松楸臨篇草草遞報我秋心思滿臆何庸  
緘

寄相仲積求觀鄭北山雪竹賦并畫卷



古人不可作雲竹有奇思鄭公詠騷詞或者攻繪事向來  
拈筆間才士巧相值誰從歲寒窺便得瑚璉器東國正擾  
攘靖康更元二上天忽同雲大地惟朔吹玄陰知己疑積  
羽忍不墜狂曾鵝炙求困及蟻漿饋離明乃煌煌勁節特  
一致秦關收甲兵蜀閩擁旗幟每疑一寸心長挺千畝翠  
學行尚吾時窮達等墨戲相君本彌甥年老常拭背自應  
守遺文重韻在篋笥滿山蒼竹林凡木總顛顛因之寄君  
詩為洒懷古淚

西域種羊皮書褥歌寄李仲羽

波斯谷中神夜語波斯牧羊俱雜虜當道割刀羊可食土  
城留種羊脰骨四圍築垣開杆聲羊子還從脰骨生青草  
叢抽臍未斷馬蹄踏鐵繞垣行羊子跳跟却在草鼠王如  
拳不同老飶肉筵開塞饌肥裁皮褥作書林寶南州俠客  
遇西人昔得手褥今無倫君不見冰蚕之錦欲盈尺康洽  
年來貧不貧

同方子清觀管子內業

之人東隣居為發架上篋吁嗟管夷吾遺我以内業古書  
不少見古道終不殆遺文久灰燼瑣語持枝葉為儒每更  
端務學多涉獵遠馳蓋求心近眩將失睫紛綸諸子間變  
亂聖王法百家各為主一理能足攝彼哉所施教何得不  
我協士鄉自宜然伯政吾甚捷當其解而囚豈謂射中脇  
利源魚鹽開兵武劍戟接私疑聃莊言或混孔孟牒鬼神



通幽奧詩禮借光睇操存性情常食飲精氣決於焉覈天  
人不獨滕齒頰楊朱說力命列子亦已雜管氏役權謀聖  
門詎容躐茫茫大江流可望不可楫朝來有微雲却倚青  
岌業

陳彥理有漢一字石經云是王魏公家故物予得其  
六紙蓋石文剝落者大半紙尾猶存蔡邕馬日磾字  
先聖去已久世傳惟六籍後儒各專門穿鑿多變易蔡邕  
在季漢章句攻拍搥八分自為書刊定乃勒石太學諸老  
生講論頗充斥遠方競來觀摹倣無不獲東京勿喪亂盜  
賊恣跳躑古碑四十六兵火空餘迹喜平歷正始洛土重  
求索衛侯師邯鄲三體精筆畫煌然立其西學者常嘖嘖

史書竟差舛一字幾不覲北都如遷鼎西國類藏辟砥柱  
或淪亡隨宮猶作碣於茲特隸科早已等瓦礫寧知一字  
遺不與中即隔唐人試書學小學發光贖魏公蓄紙本六  
紙忍捐釋模糊千莓苔糾結萬蜥蜴聖文空往燼聖髓尚  
餘瀝粵後秦以來儒術經五厄到今厄者幾日月愈輝赤  
甚矣石為經爭似經在僻此石不獨存吾心竟誰惕

和陶淵明詠貧士

長吟望天地宛轉無所依豈不有達者窮櫛少光輝此心  
未能信何力求奮飛生雖百夫特死共一貉歸行尋靈芝  
草不救歲晚飢去矣甌石竭焉知溝壑悲  
大道忽已喪翻然念羲軒今我去之久十年躬灌園存者



歌日月餘如飄風烟身名易泯漫文字勤磨研磨研何所  
事先覺有遺言楊朱談力命列子亦稱賢

山日淒以夕起彈綠綺琴清我積雪曲自昔無知音世間  
紛且擾貧與憊相尋春江變作酒野鳥令人甚故衣時所  
棄華駟衆爭欽不有丈夫氣徒為行路心

上天無停曜日月會降婁山林少過轍二鳥鳴相酬亦有  
五采鳳飛來為岐周姬公世不作白屋多懷憂逢時倘一  
用華士非吾儔函谷空逐客傳名乃房求

人生自沉靜豈得非意干宜哉揚執戟二世不徙官窮冬  
無完褐盡日止一餐美芹終不獻晨曝尚餘寒手種老松  
樹蒼然霜雪顏政尔有佳思清風吾掩關

舉世尚馳騫飄如風中蓬上書爭眩鬻言語自稱工誰歟  
挾清節乃見楚兩鬢黃塵隨手掃白月與心同有榮方覺  
辱無屈豈求通誓追遼海鶴掃翅以相從  
少小負奇志常思觀九州垂成捨冠冕去結巢許儔朝餐  
秋柏實夕漱醴泉派長負士之常獨往非我憂求馬但得  
骨尚能千金酬日望芳草長母煩然靈脩

望會稽山

自我行至越因之成越今會稽乃巨鎮雄拔天東南東南  
誰開闢大禹世所欽外夷島嶼接支子桃廟臨磬輶或聲  
諫標橈惟力任收功黃熊化畫道應龍深衣冠千年窈玉  
帛萬國沉荒烟專車骨落日望狩心盛德茂以過遺祠尚



茲歆渤澥歛餘漲蒼梧分遠陰前迎蓮花渚後擁竹箭林  
猶迴剡曲棹肯鼓王門琴秦皇舊時輦散亂何可尋欲  
去不忍去追遊更來今

次定海候濤山

悲歌忽無奈天海何渺茫放舟桃花渡回首不可量南條  
山斷脉北界水畫疆居然清泠淵枕彼黃茅岡朝溱日星  
黑夜淒金碧光躡巖岩倚伏闢雞石垂張磨罷越湛盧盪  
泊吳餘皇凶波視若畝巨壑深扶桑招徠或外域貿易叢  
絃鄉嗚咿燕國語俱倒龍衣裳方物抽所寶水犀警非常  
驅鯨作旗幟駕鷲為橋梁似予萬里耶徒倚千尺檣稍疑  
性命輕終覺意氣強寄言溱國更此去真望洋便携學仙

子被髮窮大荒

登岳岸泊道隆觀觀有金人闖海時斫柱刀跡因聽客

話蓬萊山紫霞段洞

我舟半夜發舉目流滔滔倏然風萬里誰謂水一篙幽島  
不可辨亂蕉出如熬魚侵晨始登岸身靜心實勞小徑連沮  
如玄高閭蓬蒿彈塗爭走穴傑步擁朱轡怪花絡繹琛陰  
木森蕭騷東都昔奔潰南海紛戰艘簷楹偶潛伏部伍爭  
遁逃將攻城火尚見斫柱刀苗屋祛曉褫翠華濕秋濤  
運往龍蛻久人來鶴飛高曲壑迷丹鼎清沼燭髯毛母頰  
踞龜殼自此辭盧敖

起行海東洲重險忽已渡由來產神奇政為孤絕故幽芳



峯客搜脩螯高齧赴荒烟溼暗潮旭日照晴樹似聞蓬萊  
山去此特跬步蟠根迄中立發乳森外護紫氛蒸作霞玄  
浪激為霧古穴通石輿靈文讀不句赤玉舄者誰黃金關  
何處常疑方士說未省仙子遇芝草空漢廷鯨魚壓秦路  
彼猶莫能得今我獨何據馮夷開水宮禦寇控風馭夜渠  
拍虛無此計恐遲暮

次韻姚思得

日予北渡黃河淵春秋大法孰敢奸讀書未成復學劍徑  
去有若脫兔然少年結束多紈綺酒酣擊筑忘宮徵浩歌  
揮淚望諸墳千載玉龍吟不死中州小立交游絕夢落蓬  
萊天海闊車螯倚石氣猶雲老蚌凌波光亦印逢人浪說

文字場久矣相馬悲驪苗薛荔紉衣白谷粟蕪葭拂棹滄  
洲旁荒鹿滿眼誰知己予獨來看能蹤倚試裁五色絺繪  
紋機杼無聲幾寒女涼風鷓鴣高後高力掃培塿增岩堯  
仙槎一往劃河漢肯踏人間金背鼈

夕泛海東尋梅岑山觀音大士洞遂登盤陀石望日  
出處及東霍山回過翁浦問徐偃王舊城

山月出天末水風生晚寒扁舟劃然往萬頃相渺漫星河  
白搖撼島嶼青屈盤遠應靈嶠接深已雲夢吞蟠木繫予  
纜扶桑纓我冠寸心役兩目少試鯨魚竿

起尋千步沙穿石塞行路怒濤所掣擊徒以頑險故卓哉  
梅子真與世良不遇上書晁雪衣燒藥迴烟樹玄螭時側



行縞鶴一迴顧後之招羨門滄海畫多霧

茫茫瀛海間海岸此孤絕飛泉亂垂纓險峒森削鐵天香  
固遙聞梵相俄一瞥魚龍互圍繞仙鬼驚變滅舟航來旅  
游鐘磬聚禪悅咲然小白花秋潮落如雪

長嘯山石裂我今在東溟游日出重徼攀衣窮絕陞奇氛  
抱珥赤遠影摩空青想像賜谷水徘徊燭龍形晨昏相經  
絡稚耄不得寧豈若柯斧爛看棊了千齡

遙觀杳無極宛與東霍隣悲夫童男女去作魚鼈民紵輿  
尚餘聚蓬山寧尔神古棹苔駐跡仙杵竹法塵短褐徒爲  
拂飛槎邈難親好携支機石去躍織女津

咲揮百川流東赴無底壑青天分極邊白浪屹爲郭卉裳

或時米椎髻亦不惡投珠鮫人泣淬劍龍子愕海宮眩鱗  
縷商舶豐貝錯蓋不呼巨鵬因風沂寒廓

老篙迴我舟沙舉晚烟起蒼茫魚鹽場寐應鼓吹里人民  
悲舊玉歲月祀遺趾終捐玉几研不抹朱弓矢東西入駿  
馬今古萬蟻蟻此事如或然須湔會稽水

我行半天下始到東海隅水落礁石出中飛兩鷓鴣情知  
瓌奇產勢與險阻俱在夷豈必陋雖聖猶乘槎吭風丹穴  
鳳尾雨青丘狐幸隨任公子不愧七尺軀

初海食

乍秋冒重險增我愁恨端故人喜我來爲我具杯盤盤中  
何所有海族紛攢攢育風吹衣慘蛋雨洒席寒春魚白如



刀小棹凌碧湍淡菜類山結巨鑊就石刻水母或潮捲蟪  
蚌乃泥蟠蛟鼉惜不得况間龜與鼉其餘亦瑣碎充此一  
日歡洗濯烟瘴氣磨罷沙淤癥非歟嗜土炭否則殊醜酸  
玆須壓花鬻異且輕馬肝藝味分軍網腥涎雜瓢單柰向  
齊魯邦徒設邾言餐對之輒棄置誰謂吾腹實川澤禮當  
爾勿云行路難

望馬秦桃花諸山問安期生隱處

此去何可極中心忽傷悲亂山插滄海千疊壯且奇信哉  
神仙宅而養雲霧姿銅鑊鬼斧舐刮濯龍湫移坎甯森立  
劍槎牙割靈旗微涵赤岸水暗產瓊田芝老生今安在方  
士不我欺經過燕齊靡出沒楚漢危挾山作書鎮分海為

硯池殘花錦石爛淡墨珠巖披東溟地涵蓄北極天幹  
玉鳥投已遠桑田變難期誓追凌波步行折拂日枝羽丘  
杳如夢玄圃深更疑豈無抱朴子去我迺若遺空餘煉藥  
鼎尚有樵人知

次高橋觀張循王戰處

日落見烟火江流秋漸清高橋足舟楫小浦連芙蓉尚聞  
父老語前此盜縱橫非心北嶽狩洒淚南海征疲民挈衣  
避義士嚼血爭叫囂無人境隙突七十城磨楯掃急檄擊  
銅持短兵病巡魚麗通躬泊伏琴營水犀怒且武風鶴遙  
傳聲發揮鏘鼓曲申書帶礪盟文石班不吝黃金鼎重撐  
漢儀整以暇唐室允光晶樓前已林薙泊帆仍陸行舊廟



周細柳新田滿香私豨狼久息闕罔兩空餘驚奇哉第一  
戰亦激萬古情

還舍後人來問海上事詩以答之

去家纔五旬恍若度一歲豈不道路艱周流東海瀟故人  
喜我返來問海何如所經何城邑相去幾里餘我言始戒  
塗尚在越西鄙隨波到勾章滿目但積水人云古翁洲遙  
隔水中央一夜二百里猛風吹倒檣初從蛟門入極是險  
與惡白浪高於山神龍曾以躍似雪復非雪倚檣欲上看  
舟子禁不可使入舟中蟠尋常重性命今特類兒戲信哉  
昌黎言有海無天地掀掀終達岸豈憂閩黃蘆人烟寄島  
嶼官府猶村墟水族紛異嗜魚蟹及蟪蛄我寧不忍餐採

如吐沫荒塵栖予髮旭日照我身似聞六國港東壓扶  
英津或稱列仙居去此亦不遠蟠木秋更花蓬萊關其館  
我非不願往此險何可當天吳布牙爪出沒黑水洋於奇  
豈易得似足直一死方去徒自驚既歸亦云喜珍重故人  
言勿以險為奇茲行已僥倖慎勿疾平夷雖然此異鄉固  
是難久客聖出風且恬時清海如席我猶愛其然恨不少  
淹留爾母為我懼遭此千丈虬試首塵世間甚彼大瀛海  
衣帶日沉溺篙艣相奔潰孰能救沉溺將奈何口吐  
舌不下聊為故人歌

夜讀魏伯陽參同契

大道如大鑄人誰撞寸筵奇音一以振俗耳焉能聆伯陽



嶮且異真契垂光熒文詞信博瞻緯候兼通靈收功水火  
鼎泄秘龍虎經元象既自育化機那得停金砂漸合質玉  
液初流形鴻濛鑿巨竅太一臨玄局易繫本覆謀關睢仍  
丁寧孔子或只假文王猶夢齡度聖雖不語神仙豈徒真  
下愚等蠕動塵膏多羶腥彼殊不我即異學遂蠹蝨夜寐  
恍一接晝思轉拘囹八石搜燥烈胡麻擷芳馨漢祀窮五  
時秦游俯滄溟非麟尚絆足類鳳甘筴翎似此期不死哀  
哉幾時醒鄙夫亦素隱妙語思黃庭勿為兩高第僕倒迷日  
星徘徊化鶴枉想像屠牛劓伏苓儻可煮笑倚長松青  
去歲留杭德興傅子建夢得句云鼉鼉滄海賦龍馬  
赤文書間以語予及其鄉人董與幾山空歲晚恍然

有懷為續此詩却寄董

觸目懷招隱興歌託遂初俗塵多汨沒天籟幾吹嗟  
景翻濛泥秋潮洩尾閭祥雲旗鳳鳥瘴雨怒鯨魚洒淚鮫人  
室漂魂建木墟鼉鼉滄海賦龍馬赤文書上谷空豪舉西  
河久索居壘琛遺翡翠魯僧掩璫與遠矣鳴髀箭悠哉薄  
琴車影搖青嶽荔光璨白芙蓉昔攻佔畢于今載耒耨  
彈冠身有待鑄鏡志非虛蘇子從橫術韓生內外儲乾坤  
瞻魏闢日月愛周盧炫燿螭雕珮踟躕隼建旗列衣騰朔  
漠膝棹入黃於道女絃鳴鵠奚兒駕馭驢詞林應聘汝俠  
窟肯愁予結騎幽并窄掄交楚越疎奇功生鼎鼎稟猛氣死  
邊除藥物金鵝採兵鈴赤鯉漁中條分雍豫四序出堪輿



小榻琴心展長纓劔膽舒按圖稽獬豸醜酒咲鷄鷄野屐  
偏求蠟山中尚著練曾猶思祿士老不廢研會早棹才終  
用猖狂習未除文章同一器歲可或三餘策竹登玄圃然  
藜問石渠定須追樂毅端為謝曹餘

得杭州書聞虞紹宗新為文學榘歸建安

起紆千里懷雲物轉寥邈想像閩橋間虞生是超卓自云  
後雍公光彩動南朝昔曾即孝廉公乃榘文學私悲窘時  
命念款從先覺詞章竟縮咄意氣終堅確栽培信梁柱剪  
截徒楹桷準繩絕不頗斤斧虛加斲大將比伊周小或希  
管樂毋然櫟社散亦勿牛山濯猶思浪奔走豈料俱屯剝  
搜林拔鳳毛掠野剡麟角春撞航大河竿响屐喬嶽麻

半塵土綵筆紛電卷駸馬恒苦飢蛾眉復謠諷心迷燕士  
金淚盡楚臣璞彼賢猶單瓢雖聖且獵較長疑返舊隱稍  
見蒙新渥泰壇禮尊彝清廟歌箴前行秉德輝下遽恐雞  
鷲啄貧居予薛羅友道爾蘭葯青燈供繆悠白屋許敦朴  
才疎世不用達者譏數數有暇姑治田相看 在帷幄

杜鴈行

南山北山啼杜鴈杜鴈花發山欹然千枝萬朵惜未得中  
有一抹巴陵烟休說銅梁并玉壘搖蕩春光餘淚水下  
鑿路少人行石鏡生塵妖骨死東風青鳥來何處中官移  
植銷魂樹不如歸去便歸家誰其友者揚州花

題韓蘄王湖上騎驢圖



秋風泗水沉周鼎。淚濕吳天荆棘冷。黃河北岸旌節回。信  
誓如城打不開。公邊撤備無人守。蟻蝨塵埃生甲冑。散盡  
千兵只童騎。餐來斗飯空盃酒。西湖楊柳烟波寒。照見後  
前刀劍癩。宮中孰與論頗牧。塞上寧知無范韓。事去英雄  
甘老死。此手猶能為公起。勸人莫問故將軍。身是清涼一  
居士。

夢巖南老人

文章餘耿光。耆舊日僵卧。晝思見其人。夜夢如識路。恍惚  
疑尚存。蒼茫杳難據。青山真隱淪。縞髮老常素。脩名可千  
年。狹世空旦暮。何哉白玉理。肯有黃金鑄。從知蕭散姿。已  
是神仙具。閭闔摩日月。蓬萊拂雲霧。玄鶴來頰頰。赤虬下

馳騫車輿。清冷風糧食。沈瀝露憐予。此流落愛我。終游豫  
云胡縈苦心。曷不縱遐步。岩香返梅魂。嶺物輸桂蠹。鏗其  
弄琴書。儼若陪杖屨。淒涼枳棘叢。寐靡芭蕉樹。我淚無處  
傾。荒江自東注。

山中人

白日出復沒。胡獨勞我生。所務在卒歲。朝夕強營營。當春  
治農器。土脉亦瘠盈。薄言藝黍稷。庶以觀其成。涼風一披  
拂。塲圃如坻京。凍戶猶敲首。康衢或歌聲。於茲尚不給。野  
有菜色氓。毋寧拾橡栗。起視床頭餅。

貧賤素所有。豈辭辛與勤。清晨腰我斧。往伐西山薪。高岩  
屹巨壑。蛇虎氣逼人。衣裳既不完。出入在荆榛。日日一接

阮似陶云  
柳



浙釜甌。恒生鹿。白石幾時爛。青烟空滿隣。家徒四立壁。冬  
令方行春。亦有佳佳子。翛然為世珍。

歲晚筋力倦。長歌守窮廬。塵函散縹帙。且復少嘯嚕。文章  
信小技。世故交相驅。撥書置床上。我豈為蠹魚。自從童習  
之。白首愈紛如。卓彼先聖人。欲開後世愚。文繡豈不佳。輿  
臺同一軀。但當樂道義。肯恤吾身塵。

去經十數里。霜露淒枯田。蓑笠既挂壁。桔槔亦倚垣。相從  
盡隣曲。言笑仍喧喧。惟此老瓦盆。酒漿稍羅前。奈何不解  
飲。而喜鯨吸川。有如善泅人。觀者乃在船。寸心久已醉。雙  
眼方醒然。世俗正馳騫。悲哉東西阡。

仙華巖麓尋釋子。若空不遇。

仙華山高高。及我峭壁攢峰飛。歎附之人辟世此。結廬林  
木蕭然見烟火。來穿絨路一何危。擁出蓮宮茲亦夥。青蘚  
生階本不芟。白雲著戶元無鎖。塵鹿能游侶。豈非鷓鴣易  
足巢。應可泉經巨石泊。分聲花亞脩篁簷。映朶屈伏心機  
入幽險。安排位置歸平妥。私隣海鶴相頡頏。竟類春蠶自  
纏裹。鄙夫多病每栖遲。奔走十年增坎壈。徒思一枕學吐  
納。甚似同川譏袒裸。紫芝舊曲歌尚憤。黃獨長鏡種仍情。  
功名欲遠擬烹鮮。道路雖遙寧駟跛。晚彩疑霞谷倚筇。朝  
光出日潮移柁。信哉神仙最踈曠。悲矣習俗真叢腥。當今大  
隱招已久。或者玄居到。還頗云胡虛室。却栖塵矧肯縱談。  
能炙輶糾結。蛇蛟翠走根。焚煌火齊香。懸果假饒人境不。



相関題破色蕉知有我

畫馬行

涼秋八月霜皓皓白鴈驚飛散蓬葆川原蓄牧萬馬來揚  
鬣攢蹄齧枯草漁陽突騎自有真奚官翦拭傾城闐素絲  
結纈美無價繡罽披羈騎向人當奎奮擲森岷壯一旦紛  
騰入天仗父老東城接闔雞胡兒內苑隨調象煌煌京落  
鳴和鈴犇走萬里如流星筋力追風烏鵲厲精神噴霧蛟  
龍宜往年踴躍將一跨寂寞而今空見畫黃金鑄式猶爭  
嶮多少地上騏驎行

秋夜效梁簡文宮體

無柰涼夜永起登樓上頭鵲翻金殿宿螢近玉階流梧桐

老葉恨芙蓉新蕊秋嬈好團扇上那得不驚秋

曾是昔年寵如今誰與同秋獵長楊苑夜幸猗蘭宮瓊杯  
香泣露翠袖薄禁風將心與明月流入君帷中

柳博士自太常出提舉江西儒學來訪宿山中

一掃空山鹿豕蹤車如流水馬如龍黃魔法仗知宸輦青  
史勲名問景鍾宣室受釐端有召曲臺傳禮尚為容少年  
作賦將投獻東北孤雲是岱宗

尚有歐曾舊典刑森然人物照青冥身後北闕攀燕桂夢  
壓西江食楚蕘萬里毳袍春值雪千年龍劍夜占星此身  
恨不輕簪笏的的根源在一經

送俞子琦赴鄱陽却寄董與幾高駿良李仲羽



晉子泊京都，逆旅無所館。柳侯教國子，予實同里閭。泊君中外姻，辛苦託螢案。聊希邯鄲步，共洒臨淄汗。北風吹老榆，青莢落零亂。流來金水河，一派春波渙。上林始罷獵，萬姓方縱觀。畫車挾緹騎，衝突何可算。故人我董生，曾是秋闈冠。相携高李徒，往往妙辭翰。當場許英俊，與國峙楨榦。雍容講都俞，潔淨稽象豕。心懷有道徵，跡遂交游散。豈非泛駕材，中路乃羈絆。去矣江上居，蕪葭渺無岸。幸君捧省檄，而此莅侯頰。尚應念爾祖，文采殊煥爛。儒科既衰然，閣職仍官贊。直將遠猶告，慎勿細娛翫。馬能尊瓦缶，反不用圭瓚。卓彼九臯鶴，長鳴知夜半。毳毼五口羽，毛踴躍在雲漢。

柳博士出示太原鬱金江陵三春茅汝寧著草

柳侯往京國十載，却歸沐自言守奉常。朝夕近黃屋，乾包暨坤涵。上下俱滲漉，從知敬神人。豈止蕃草木，鬱望本晉產。始裸已芬馥，菁茅楚所貢。既奠酒以縮，靈著上祭來。五十備一束，九疇乃稽疑。初筮曾不瀆，恭惟當宁聖。求錫中國福，廟堂有垂紳。邊境無折鏃，禮經官並舉。宗祀物皆足，陟降儼如在。馨香薦惟肅，夏后列包匭。周家用圭玉，方脩四時祭。定取柔日卜，八佾陳羽籥。鴛刀割，駢犢郊丘遞。云講柴望隨可復，幸茲敦孝理。久則變風俗，似渠不世見。焜燿驚我目，綺那特不墜。綿葛何煩錄，太平此其符。有暇發汝犢。



江南曲寄周公甫

東風吹人千萬里。青蘋花發前湖水。江南女子木蘭舟。却採蘋花泛流水。水流花發春光好。失時不採花應老。年少吳儂歌懊惱。白晳容顏半枯槁。倏然來矣雙彩鳥。化作汝鵲穿雲覆汝珮。復解江妃珠龍宮蛟室本不隔。相期更有瀟湘客。

鞦韆行寄趙季良時趙留京邑

京城寒食來沽酒。城北城南映楊柳。人家歡笑踏鞦韆。杏板絲繩相對懸。宮錦翻衣真富貴。俗驅走肉盡神仙。徘徊宛轉當風立。春晚多風吹汝急。鞦韆已墜蹴鞠空。華鏢翠鞍擁青駝。軒轅臺前日月近。無終國裏山川同。遠方羈旅

紛馳逐燕趙佳人美如玉。燕歌趙舞歡未足。去年芳草今年綠。

讀諸子

嗟嗟父后師下及周公。政宣待戰無為戎衣。天下定鬻子何年守藏吏。默默與道居。玄牝儻不死。青牛空著書。老子大道終自然。王家始多難。益人不在賢。卜鼎年已半。文子不仁為人害。仁反愁我身。毋為小堯舜。有愧猖狂民。亢倉不忘中帶鉤。解縛堂昇下。徒知領一鄉。劍戟試狗馬。管子徒聞處士議。未有救時功。為賢倘不尚。淪沒草萊中。慎子同異既莫辯。堅白何由分。徒將威三耳。驕倒平原君。公孫真夢本非夢。萬事蕉下鹿。力命每相持。御風身乃足。列子



其書雖瓌瑋其言乃參差自齒百家學仲尼何可欺莊子  
用兵捷如神四國莫予侮官中斬愛姬取勝在柏舉孫子  
勒兵既有令處戰豈無權事功不見世徒說尉秦年尉繚  
儒服說兵機愛兵如愛子能勸魏侯德終隨楚王死吳子  
人仁國無功人勇國無法名實兩俱存何從操賞罰尹文  
節用禮益奢非攻戰愈多免舜病博施其如兼愛何墨子  
陰陽或為留天地豈無厚身殺道不行竹刑果何有鄒析  
稷下三祭酒蘭陵陳詭詩剛道人性惡坑儒將自茲荀子  
小夫太多端秦法日已變咄哉文武都在德不在戰商子  
羈臣用密策身死不得保意將取邯鄲宗國已如掃韓非  
子思言仁義不愧素王孫王風委戰國賴有辭書存孔子

淮南招九流好道不能一空讀方士書寧知左官律淮南  
法言準論語三世不徙官草玄固自好羨新良獨難揚揚子  
三光正分裂世事有不遇雖通百家言尚著六合賦劉子  
續書不到秦元經猶歎魏徒操虞氏琴孰識河汾意文中  
瑣微論之妙歛歎哀之深五代干戈際千年卸魯心聳隅

荔枝行寄王善父

炎雲六月光陸離人在閩南餐荔枝荔支日餐三百顆紅  
綠亞林欺眾果絳羅繫樹蠟封帶尚食擎盤獻青瑣涪州  
歲貢與此同意欲移根來漢宮天生尤物不用世沾洒蜚  
雨吹蠻風蠻風蜚雨振林藪西域蒲萄秋壓酒勸君莫近  
楊太真傳說驪山塵汗人



明月行寄傅嘉父

天上有明月。來自滄海東。蠻潮夜捲馮夷宮。海門一線蘄  
欲射。江面樓臺聳千尺。冰岸雪崖屹不動。水犀組練皆勦  
敵。越人善泅技已癢。明月光中吾得賞。飛來白鶴背清角  
跳出長魚漢。疎網北風吹起畫花秋。咲撫錢王鐵箭頭。襍  
衣枕芥此何處。烏鵲無枝空繞樹。

寄張子長

世豈無推挽。人誰有典刑。稍懷南國夢。恒愧北山靈。萬里  
麻衣散。千年竹簡青。義文先索象。魯頌或歌駟。杞梓儒林  
挺。魚龍俠素鯨。塵埃完結綠。粉黛飾娉婷。晚畧蘇張辨。漸摩  
管樂礪。道途餘雪屨。巖穴但雲扃。本擬陳三策。吁嗟守一

經跡卑。淪燕雀。跡遠及孫。狺種菊行荒。援看松。俯絕陁。仙  
棋閑度日。旅劔懶占星。故里青桐巷。雙溪白鷺汀。交游多  
握手。歲月此忘形。志氣需來捨。才華壓妙齡。秦坑收未燼。  
漢柏浸奇馨。正器陳遺巨。專門識鼎錐。奔騰鞭用駮。袒裼  
剖分腥。卓立撐喬嶽。孤流混濁涇。鵲飛持或布。鯨吼扣非  
送。別袂逢秋怯。隣燈入夜焚。沉沉猶在野。急急欲揚廷。舜  
殿瞻儀鳳。堯階數曆星。螭坳文錦褥。獸闈紫金釘。列徵環  
霄漢。游車發震霆。紬書官命史。吹律樂求伶。迅奮君須覓  
栖。遲我未寧簷。風歌警枕井。雨泣羸餅古陌。垂楊柳空山  
老伏苓。只今馳尺楮。何所問南溟。

二月六日雨書都城舊事



燕南趙北吹黃塵九天宮闕生紫雲十二門開衢路直  
輪駟馬多行客歲寒殿外柳繞青金水河邊冰尚白  
雞人傳漏放曉朝文石分班押百僚南陽近親最舞  
蹈京兆耆舊爭歌謔教坊供奉飾玉女鍾能鍾聲鼓能  
鼓錦來西蜀被玄駝肉出太官飡猛虎初日扶桑稍照  
人內廷錫燕杏花春沐犢駢牲泰時祀鸞旗翠蓋驪山  
巡東風萬里飄寒雨我昔所聞今不睹快然呼酒擊酒  
壺茂陵徐生曾上書

姑蘇臺歌寄方養心

姑蘇臺南閭闔開姑蘇臺北鴻雁來春花秋月幾時好  
步屨尋香去如掃冤骨憤血空海潮老溟妖粧又烟草  
少年為客誰我令千里汝猶談一經黃龍挾舟夜有兩  
白虎司

劍天無星山中日蒲十二節未肯落畫眉頭髮姑蘇臺上  
愁殺人身在勾吳望勾越

遣兒諤初就學

起攀青桂枝高蹈素所仰豈曰天下事歷歷指諸掌  
滄海杳無波秦壻真有象辛勤餘十年盍不愧五豎黑  
童髻尚予曾稚齒已在襁儒術云世傳聖功要蒙養曲  
邑務詒謀宋苗寧握長遠游且今非多學肯汝強薛羅  
夜相結沙石劍可礮於心苟深造舉世獨不賞薰風昨  
夜至韶樂鏘遺響邈然懷古人我豈久榛莽

觀梁四公記

奇士自古有我聞梁四公來從何處所遂到大江東  
舉朝



無留難當辰亦動容胸襟狹海嶽舌頰翻雷風發揮衆女  
國充拓扶桑宮巨鶩產駿逸靈貂披蒙茸非與沉淵鼎或  
者射日弓至人倘可遇天地那能窮孔姬著禮法羸漢流  
橫縱淫辭一以詖幻術紛如逢鍾齊人頗志怪晉室餘談空  
豈其羈狂獠猶謂得象龍洞亘久不作神異將無同吐哉  
衆耳目千載多青龍

書宗簡忠公家傳及部曲記

勢極崇必圯天方獵元元兵甲暴草野大河爲塞垣倚歟  
我宗公往作汴北門番戎斜曳戟盜賊望風奔老巖尚當  
道力搜氣歆吞四頭萬騎集中嚴旗尊吳越僻且遐梁  
宋仍屋完逝迴龍頭愜身厲豹尾隄周鼎沒未獲魚長揮

轉昏居果有死憤駱谷無留屯一二遺部曲東南却軒騫  
猶撐半天下少抹千丈渾鷄鳴夜舞劍遶矣逖與琨於茲  
讀公傳義士古所敦

瓊花引重寄方養心

揚州瓊花天下無揚州明月照江都青鸞縞鳳何翅翅神  
仙司花不委地瑤宮玉色空彩侍十里珠簾搵春淚東風  
半夜吹城郭梁宋山川一盤礴冰懸雪積不改柯二十四  
橋餘水波揚州瓊花人不睹揚州明月來無所世上繁華  
我不知揚州芍藥猶傳譜

哭妙觀上人

試續高僧傳之人又寐寐降婁星野近印度雪山遙頗憶



連床夜相逢補衲朝名詮披梵皮妙趣挹詩瓢鹿死十年  
振龍宮一念超舐斷看上界收涕隱南條玉塵懸青壁金  
環攬素潮松花香雨熟箱子縷烟消入觀占流注持齋洗  
血筆慧刀中寶劔禪樂裏雲韶日月蓮珠轉塵埃豔像飄  
交叅秦嶺屐夢歷楚江棹策竹曾幽石前茶或隋推病從天海  
窄愁向歲寒凋古澗猶泉水荒園但藥苗黔萎衾不足靈  
運笠空挑土淨隨心得池灰付劫燒斷碑開士塔飛瀑應  
真槁已矣成長往悲哉擬大招向來吟息處秋氣日蕭

婁約禪師玻瓈瓶子歌秋晚寄二公

玻瓈瓶子西國來顏色紺碧量容杯老婁禪師凜身處秋  
水浸空菱葉開大身無滯小無碍天地山河等塵壒收藏



風樹當筵一笑却生塵累賜千金豈顧身磨勒踏垣熬犬  
伏水精縋海螯龍噴世上出沒幾紅線織夫細兒徒股戰  
不盡英雄草澤間教人恨殺虬鬚傳

觀唐昭陵六駿石像圖

汾陽帝子天下雄起乘六駿即六龍掃除閼河玉腕雪交  
刈隴坂花鬣風長安渭水開前殿梟摧獍殄聞酣戰芻料  
登槽徹鼓鉦陣癡著體傳弓箭人馬駭矜一代豪治功底  
定聖躬勞羽林旌旗曉色靜沙苑監牧秋雲高石碣拳毛  
馱奔騰特勒驃武周金剛驍走趨熒煌颯雲紫錯愕什伐  
赤建德世克愁辟易最好青驄骨相殊魁竒更得白蹄烏  
千官盡朔山溝域萬騎齊瘖石像圖九壘寢園壓幽阻太



子率更題贊語形容迅奮銀甲鬪汗雨沾濡鐵衣舉周王  
八駿但周流王母樂讌崑崙丘漢家九駿空逸軌神駒遠  
產余吾水壯哉六駿古今稀金粟堆南又一時後代子孫  
曾不鑒詩人腸斷望雲騅

東吳行

我懷天地開闢初乾動坤靜焉能喻女媧斷鼇立四極鰲  
足峙峙交相扶窮山絕谷總一水千里萬里澆歸墟就中  
積陰不得洩日磨月盪淫為瀆似聞東吳薄海際天欲少  
昇蛟龍居風捲浪類鶻沒漲霧礮石疑鯨喙大田黍稻一  
以盡寧濁岸葦蕪汀蘆葦規撫西方天塔廟想像北里移笙  
竽甚哉善崩不可築哀尔民物空號呼碣石苞淪豈或有

淇園下棗渾如無人言白圭過夏禹歲晚多凍猶徵夫爰  
居避風亦已久精衛銜木徒區區又聞抗睦二州境前者  
淫潦忍見屠祗憐吾媪視龜眼孰使汝頭直戴魚洪範五  
行竟不講春秋灾異何其愚後來妖德不相勝幸為泰階  
陳六符

女殺虎行

山深日落猛虎行長風振木威鬚鬣父樵未歸女在室心  
已與虎同死生揚睛掉尾腥滿地狹路殘榛苦遭噬豈非  
一氣通呼吸徒以柔軀扼強鷲君不見馮婦來下車衆中  
無人尚負隅又不見裴將軍出鳴鏑一時鞍馬俱辟易丈  
夫英雄却不武臨事赳赳汗流雨開東賢女不足數孝女



千年傳殺虎

揚子江頭遇仙行

晴沙獵獵吹林莽，日晚南奔命如縷。延秋門上鳥更啼，揚子江頭暗風雨。就中五馬一馬龍，獨據滄海超河宗。塵侵犀筋不復飲，鬼瞰寶玦難為容。蓬萊仙人按城堡，蘭國奇窮何足道。氏族無憑指素波，刀圭不用授靈草。萬里蒼茫豈所聞，須臾變滅但荒雲。東南王氣今溟漠，夢入三山見樓閣。

送揚文仲典史歸餘姚

揚君東去山龍從，白髮三年餘種種。我來相送出江郊，飛絮撲舟烟霧重。回思始見色可挹，豈恨屢往門能踰。芙蓉

映幕雲氣生，首宿分盤日光動。信知色含頗清淨，晴謂民墨極單夏。步春有景僅桑麻，儉歲無秋徒結總。徵科得考寧敢問，案牘持平終不擁。間因武具治殺鍛，恒啓刑書甦桔拳。惟其吳入混瑕垢，直以優游傲榮寵。素鷗久蓄衣共絮，瘦馬多騎骨尤管。香凝圖畫居自閑，味絕葷羶食非冗。且將厚本植根莖，何況推仁完毡繭。嗟哉世事更變化，眼識兒郎盡珪珙。臯比擁座早私淑，筆墨專場乃真勇。劍馳梁宋或搃鐔，弦擊邳郊行繳龍。鳥文游已定肯論心，學習相符須貫統。曩曾大海泝空闊，聊擬翁洲覓鉅瀕。蠟屐穿林草木愁，蒲帆壓島鯨鼉悚。每令故友役吟夢，猶笑青年伏畊隴。道途窅窅身更遠，勲業悠悠志仍鞏。送君便欲東過



越龍井泉頭看晴湧山杯一酌復愴然古曲何能效羅噴

烈婦行

落日沉海雲壓城官軍多載婦女行大弓勁箭自山下顏  
色如灰愁上馬我生不慣生馬駒存者吾子亡吾夫母寧  
完身吐玉雪忍使饒肉當能驅青楓嶺頭望回浦血指畫  
巖心獨苦老螭扣地救未及芳草迷天淚零雨卓哉一死  
可百年此事已過水秦前黃沙野塞多降骨忠義傳中收  
不得

月出東林客窓上疑梅花影

朔風何處寒梅發江水悠悠路超忽逢花不語疑見人對影  
非真却因月縱使無花意自同誰知有影色俱空回頭不

見東林樹猶勝羅浮是夢中

秋日雜詩六首和苗明遠

京露幾時白朔風吹雁寒游俠豈不樂山林已推殘晶筭  
龍尾劍錯落虎皮冠寄謝五陵子焉知行路難

明月出東山流光射窓牖美人曼曼歌翠袖拂南斗別離  
終不常歡樂詎能久咲折青桂枝涼風吹我手

黃塵滿天地滄海悲鵲沒從來學仙人不在豪俠窟豹舄  
既飄飄蜺旌何翕忽因之把酒杯坐嘯青山月

西風披白蘋楚客自枯槁板龍思上天勲業苦不早遐心  
隨落鴻短髮等衰草亦有夫容花嫣然為誰好

寂歷林下扉莓苔日應積少年非隱淪南陌事行役書劍



稍猖狂。衣冠多烜赫。何用擊樹枝。空山歌白石。  
代有遠游子。出門獨徘徊。自託羽林籍。誰傾鸚鵡杯。塵生  
走馬將。草上呼鷹臺。極目渺滄海。聊紆千里懷。

次韻吳正傳觀柳林罷獵

又見天星動羽林。東風罷獵總駸駸。剪鬪雕鞍密  
翠翻。裙彩仗深。三月宜春多別館。百年正始自遺音。相如  
縱有千金賦。未必君王肯幸臨。

次韻吳正傳都城寒食

悠然獨酌舞春衫。手障黃塵客未諳。鉄騎引駝沙草北。雕  
弧驚鴈塞雲南。太平天子回中望。齊國先生稷下談。猶有  
七香車。幾兩曉來風雨定。誰駭。

從丞相花園入慶壽寺

我來燕山游俠場。九衢飛沙白日黃。大車高馬紛騰躩。賓  
客追逐如風狂。丞相花園雕玉房。杏枿枌檮相低昂。雪崖  
氷谷寒不僵。土脉瘴多芒。樹長美人素。手行瓊觴。清歌艷  
舞調。絲簧鶯金蝶。粉醉有香燕。丹遺俗。今則常倚城孤塔。  
屹竇坊。天仙夕降。飄鳴鑼。青旗絳節。俊倪床。凌冬翠栢列。  
兩行。下引碧竇跨虹梁。誰歎造者完。顏王衰年上壽面。生  
光第一。齊僧無諫章。九州四海。遂不康。寒煙蔓草。吁可傷。蕭  
然極目。指平岡。燕南趙北。天茫茫。快騎黃鵠歸故鄉。

潮州

四月一日尚縣衣。知是故鄉花片飛。白頭慈母倚門久。目



斷天南無鴈歸

數株楊柳弄輕烟  
舟泊灤州河水邊  
牛羊散野春草短  
軟勒老公方醉眠

滄州

荒亭首酒壯心遠  
目極東州霧雨微  
百里齊封滄海接  
千年禹跡濁河非  
暗塵掉馬呈金轡  
衰草看羊著錦衣  
猶記上元鳴鼓夜  
滿船燈火越歌歸

次韻傳適道虎陂閘舟中

少年解唱邯鄲曲  
惟有垂楊夾堤綠  
夜來誰弄焦尾琴  
彈作東風雉登木  
廟陂閘裏水生烟  
荆門山頭星照船  
爭似揚州春十里  
一雙鸞信待君傳

方養心欲游泰山用前韻作思仙詞復和之

浩歌起作游仙曲  
黃鶴無期堦草綠  
神人結屋泰山顛  
手拂浮雲拔建木  
一笑齊州九點烟  
天風吹斷蓬萊船  
還上高丘看遠海  
有書莫遣麻姑傳

夕乘月渡荆門間

初更渡荆門觸眼舟楫亂  
堤吏時一呼舉篙類魚貫  
野雞悄無聲行子空扼腕  
綠樹烟靄沉清泱  
月光爛分涼短衣披習靜  
單疋岸畸愁本難祛  
美景聊比翫荒荒東原平  
泯泯魯濟斷歲儉管蒯繁  
時康荏苒散秋槎  
別星河曉夢窺日觀  
懸知平生奇歷覽  
天下半長衢紅塵腥古調  
白石粲徒聚幾州鐵  
肯餐三斗炭人生空自憐  
歲序忽已換出門



更呼車春淺水未泮

新開河口同方養心望東嶽

群山突兀來崑崙，縣巨萬里如兒孫。云何泰山壓東魯，峭  
立獨作羣山尊。高摩蒼穹幾千仞，倒入巨海相吐吞。風雲  
欲納制水早，日月隱見開晨昏。嘗思一舉小天下，俯視人  
世爭誼誼鄒嶧如錐。倚遠翠黃河若帶澆，餘渾自後無懷  
講封禪。金繩石礧半不存，文園草文亦已死。漢帝需禮終  
難論，朝馳蒲輪木石老。夜弭玉節虬龍翻，世今極治四海  
謚事有未舉。群臣奔伊予，遠游困畸旅。復此翹望愁攀援，  
偏憐靈芝太古色。不到上界勾陳垣，浮雲微茫數尺樹。落  
日慘澹三家村，寧知東巡頌功德。但祝南面安黎元之人

素謝域中戀，誰遣巫陽招。尔魂平生空，持赤玉舄此去恐。  
負青霞言苦吟，夢入太白雪。長嘯衣帶扶桑暎，居然飄零  
斷地脉。久矣恂恂談天根，我還呼酒酌蒼鮮。笑挾服閭驂  
羨門醉，中同駕六鰲去。何用回首悲乾坤

皂角林觀劉錡戰處

東都何慘澹，南土劇蕭騷。往往隳戰鬪，於焉出英髦。為君  
竟如寄，立國已不高。宗供敵人賂，歲奉使客艘。乾坤忽掀  
簸，城郭皆動搖。狡兎手可攫，長蛇心更饒。精熒金鎖甲，翕  
絕橘紅袍。厲牙終抉腕，投鞭遽填壕。云何六兵壓，尚謂和好  
牢。白波播天險，清野捲地毛。將營皂林斫，軍艦采石塵。大  
星遽崩殞，滄海爭遁逃。向非斯人在，久矣淒煙蒿。龍虎空



野覓狐狸遂寒嗥信史猶未著奇功果誰褒因之懷舊跡  
一吊楚江臯

風雨渡揚子江

大江西来自巴蜀直下萬里流吳楚我從揚子指蒜山舊  
讀水經今始睹平生壯志此最奇一葉輕舟傲煙雨怒風  
鼓浪屹於城滄海輸潮開水府淒迷灑灑恍如見漭滂扶  
桑杳何所須叟草樹皆動搖稍稍鼃鼃欲掀舞黑雲鯨漲  
頗心掉明月貝宮終色侮吟倚金山有暮鍾望窮采石無  
朝曠誰擊鼓齒既能神或有偃身言莫吐向來天塹如有  
限日夜軍書費傳羽三楚暗民類魚鱉兩淮大將猶熊席  
錦帆十里徒映空鐵鎖千尋竟然炬桑麻夾岸收戰塵蘆

蒿成林出漁戶寧知造物總以賦且攬長川入樽俎悲哉  
險阻惟白波往矣英雄幾黃土獨思萬載疏鑿功吾欲持  
觴酌神禹

送方養心歸餘姚

切切復切切行子慘不悅嗟此四方志出師彌激烈孤蹤眇  
泗沂遠眼窮恒竭急吹半天來曾冰千尺裂高車少停  
輪健馬空嚼雪雄劍彈無聲敝衣不得結魯鄆誰學經齊  
趙幾奇節商歌敲樹枝漢禮表茅絕向時曾買舟一往脫  
羈紲汴流入汪洋廬阜陵嶺嶠棄家洗塵埃求道希老  
耄微煙錦囊鮮宿露瑤草茁故國尚遺雉前王多覆轍夷  
門迷戰區良嶽守孤孽輕鞍小駟殘勁矢天狼折肯動箕



子歌虛貽晉人吹從來識時務往往在俊傑神仙真繆悠  
民物正騷屑茲游固云佳所學終不竭縞髮寧怨人寒燈  
透明滅歸尋赤城幽坐視滄海遙空飛霄漢厚地坼禹  
穴窮冬息山樊長夏仍獨驚那能事輕舉但可容踈拙一  
笑同越吟母煩用燕說為君看白雲還託此時別

至杭聞胡汲仲先生沒去秋奉柩葬建昌

我舟東至杭直下追落鵲悲風吹白蘋胡子聞已卒時秋  
載柩去素紼照揚粵下茲建昌城無地可泣骨上天果何  
心者舊半已沒英豪氣俱凋蓋壞名獨兀斯文西漢未大  
旨六朝歇其間雖振之與世每摩空紛擊曲學阿磔裂淫  
辭淫儔颺劍削絳幻彩衣繡鬢聖紅點日日明賢傳斷烟

終無萌孽主就此斷藩歷噫公追古先曠視則窮髮陳言  
去如遺至理昭若揭遠嘆神沉料孤撐植樹杭舜韶資博  
枿般斧賴剗以茲白谷遺而有金鑿謁調琴空緇帷挾  
賦止鍛履征塵恒碣濛教雨淮海淳守儒終勦剛從仕類  
標發瀆益數泥銼飛檄沼島筏幸焉榔民垢殊莫禪主闕  
平時負常素晚節老佔最佳友將米醪野僧獻衣襪野  
耳鶴泉眼瞞目鯨月主為列仙臞立謝豪俠窟似予本踈  
庸為士非詭崛持衡乃藻鑑之駕略衙廩同門溢江漢共  
道耀參伐將令異蛇肆肯使增獸戩于今我多慚固已遭  
一刑情結餘舊毡軒騫豈黔突將來杳微茫逝者直吐  
咄宜哉貞耀謚稱彼甘棠芻公往知我誰翻然採蠅蟻悒



長西北雲後以泛溟渤

寄柳博士

試續儒林傳南州定幾人清標騰鳳翼素手截鯨鱗卓犖  
初觀國軒騰早致身燕秦爭騁俠郅曾共稱醇旅劔渾如  
淬家氈在一振於焉徵有道自此教成均學術諸生識才  
名六館親土床然燭夜直帳結餐晨上下笙鏞間縱橫俎  
豆陳岐原周鼓老闌里魏碑真白日需前席青雲仰後  
塵山林稽猛駁文字到洋麟豈獨坤佔畢猶應逐縉紳討  
論抽秘典扈從得良臣絕漠幽洲暗滄波碣石隣鸞旗飛旖  
旒革輅壓輪困御苑材官集離宮突騎巡赤狐翻遠譯黃  
鼠割時珍法酒蒲萄熟天花芍藥春朔風沙鷗健衝雪

野馳馴北海誰求隱東都或對賓三閔寧設險八極摠歸  
仁悵望懷今古廢歌謫等倫短衣曾見龍長銜每忘貧共  
往仍聯駟同吟更接茵玉山森巨石金水濯芳津本擬追  
枚乘終然愧卻詵鹿鳴來已再鵬擊去何因色挺淮王桂  
香生楚宮頻聖朝初薦士江漢有垂綸

寄吳正傳

自昔携手燕南門長風洒雪衣不温向來所見夢一覺今  
縱談語舌復吞日斜忼慨與子別班馬跳躍東西奔色摩  
中州翠嶽聳波濯列壤黃河渾指麾齊秦擊快鷗凌厲楚  
漢抽枯黿彼雖失矣幸得此英氣挾酒猶飛翥常憶仲春  
大羽獵九衢絃直歸乘轅綵女紛行引樂伎材官夾道羅



弓韃須臾紛騰一萬騎足所未及墜為昏中使計功促造  
秩崑崙玄圃惟目存威鳳文章倏能集祥麟郊藪將不  
誼信知天邑自壯麗誰使游士爭拔援悲哉小草有遠志  
隨即大柱栖立樊恢奇俊偉莫子若便可上拂勾陳垣來  
乘東楚又一載此地聞舊稱雄藩居民雜作他郡劇冶道  
小試平生言秋行荒墟翠稻實夜艤巨樂明珠燧定應  
矯首謂予懶青桂無花能返覓幽屐穿林鷲鵠唳大瓢挹  
海魚龍掀達須出仕窮且隱肯以一腐終乾坤

一笑

一笑長竿折徒憐大海魚文章猶蓄詭鹿主只益車白日  
燕臺劍清風禹穴書上林誰獻賦愁絕馬相如

范蠡宅

淡淡寒雲鶴影邊荒山故宅忽千年大夫已賜平吳劍西  
子還隨去越船白日撐空泥罔象青松落井化蜿蜒徒憐  
此地無章甫只解區區學計然

烏震古錢

烏震何年自鑄錢偏爐散冶光燭天方園肉好本不變百  
萬成卒橫戈鉞鎮州城南塵霧起雖有忠臣無孝子殘  
膚豎鼻遣還軍老母弄妻傾淚水一時富貴千載兇墓為  
騎將空英雄天子真傳內藏竭小臣別賜銅山銅似此頗  
期邦國活却因貨利專生殺但能擲地作金釵九府終存  
太公法



聽客話能野山徐市廟

大瀛海岸古紀州山石萬仞插海流徐市求仙乃得死紫  
芝老盡令人愁就中滿載童男女南面稱王自民伍蒼劍  
凌天化曉雲鐵船赴壑沉秋雨琅琊臺上望欲空日出未  
出扶桑紅魂漂三神入夢幻淚洒萬鬼爭英雄真人獨見  
阜鄉烏奉使遙傳鑄池鐸桃源草樹同一香紵與蛟龍散  
無迹古往今來亦可憐世間何處有神仙文成五利猶騰  
說不惜秦年惜漢年

題米元暉青山白雲圖

一簇空濛杳靄間  
崑花穴葉闌班  
若為看盡雲生滅  
還我青秋萬古山

題李西臺畫蹟

云矣昭陵瘞帖空  
西臺筆力到江東  
知渠尚賴毛錐子  
氣壓長槍大劍中

淵穎吳先生集卷之四



淵穎吳先生集卷之五

門人金華宋濂編

論倭

臣愚不佞揆今之世提封萬里東西止日所出入南北皆  
庶于海邊徼無烽燧之警士卒無矢鏃之費外夷重譯鄉  
風効順梯山航海莫不來獻方物漢唐之盛所未有也然  
以倭奴海東葦爾之區獨違朝化三十餘年奉使無禮恃  
險弄兵當前翦其鯨鯢以為誅首可也而迄今未即誅意者  
其有說乎臣切即前事觀之海東之地為國無慮百數北  
起拘耶韓南至耶馬臺而止旁又有夷洲紇嶼人莫非倭  
種度皆與會稽臨海相望大者戶數萬小者僅一二百里  
無城郭以自固無米粟以為資徒居山林捕海錯以為活



漢魏之際已通中國其人弱而易制慕容苻苌掠其男女數千捕魚以給軍食其後種類繁殖稍知用兵唐攻百濟百濟借其兵敗於白江口乃送巡斂甲而退今之倭奴非昔之倭奴也昔雖至弱猶敢拒中國之兵况今之恃險且十此者乎鄉自慶元航海而來膠腫數十戈矛劍戟莫不畢具鉛鋒淬鏑天下無利鐵出其重貨公然貿易即不滿所欲燔燹城郭抄掠居民海道之兵猝無以應追至大洋且戰且卻戕風鼓濤洶湧前後失於指顧相去不啻數十百里遂無奈何喪士氣虧國體莫大於此然取其地不能以益國掠其人不可以強兵徒以中國之大而使見侮於小夷則四方何所觀仰哉唐太宗擒頡利而靺鞨未朝太

宗曰靺鞨遠來突厥既服也今倭奴不及於突厥遠甚若其內屬如靺鞨者又多臣恐其有效尤於後也以臣度之倭奴之國去高麗耽羅不遠今成高麗耽羅者當不下數百萬戊慶元海道者當亦不下數百萬比歲水教以作士卒之氣大艦數百溥海上下然迄未能以兵服之者地絕大海險故之以間往征之三軍之士感激嗚咽誓不再見父母妻子颶風連晝夜大魚跋扈驚觸篙池勁弩不暇發嚙舌相視不幸而有覆艦之虞衣衿結聯溺死枕藉幸而一存拔刀斫舷手指可掬雖親戚不相救援生死尚未能保何暇較勝負哉昔者隋人統五十二萬人伐高麗高麗終拒守不下所恃者鴨綠一小江耳今倭奴之強固不如



高麗而大海之險甚於鴨綠水者奚啻幾十倍其人率多  
輕悍其兵又多銛利性習於水若鳧雁然又能以攻擊為  
事而吾海道之兵擐甲而重戍無日不東面望洋而嘆使  
其恃強不服雖盡得而勦之推扞拉磨也而彼乃肆然未  
嘗一懼非恃險也何敢若是吳嘗浮海伐夷洲矣獲其人  
三千而兵不助強隋嘗浮海伐留仇夫拔其城數十而國  
不加益何也人非同我嗜欲弗能生也地非接我疆土弗  
能有也為今之計果出兵以擊小小之倭奴猶無益也古  
之聖王務脩其德不敢勤兵於遠嘗其不服則有告命之  
詞而已今又往往遣使臣奉朝旨乘船浮海以與外夷互  
市是有利於遠物也遠人何能格我魏文帝謂辛毗曰昨

張掖獻徑寸大珠今欲求之曷若辛毗對曰聖王惟德之  
務四夷畢獻方物求而得之不足貴也今不若罷我互市  
從彼貿易中國免徼利之名外夷知効順之實計莫便於  
此彼倭奴者心嗜利甚我苟不以利徼之雖不煩兵猶服  
也何以知其然也漢建安中鮮卑軻比能稍寇遼東三郡  
其後來朝則詰之曰我雖夷狄亦人也禽獸猶知擇美水  
草以居况我人乎哉前者守臣數徼我以利使吾不得畜  
牧吾故叛去今反其法吾故來又况倭奴之人稍知文字  
豈反不及軻比能耶而獨不知効順者此臣所以日夜扼  
腕切齒為朝廷惜也臣年長矣每思傅介子班超之所為  
慨然嘆息使天子不自奮於絕域未免為田里之匹夫功



或不成於漢朝至老死亦無聞於後世臣自揆不能如二  
子之智而欲有二子之功罪不容於死幸而朝廷假臣一  
命奉其告辭得往諭之亦一奇也議者必曰鄉曾數遣使  
猶不得要領近自對馬絕景等島渡大海徑趨太宰府高  
麗耽羅沮撓百出留使臣不使遽見中夜守護排垣破戶  
喧呶詈號兵燧交舉後雖僅得其使介來廷終至渝平而  
不服意者一泛使之遣未足以服之乎自臣觀之今則高  
麗耽羅已服所未服者倭奴而已然亦不勝其懼矣故今  
遣使不可與鄉遣使並論也臣必謂其王曰海東之地曾  
不能當中國一大州其兵衆之多寡可料而知也以今中  
國之盛不即加誅於海東者天子之德不忍煩兵於遠非

有愛於海東也鄉者王之衆航海而來驚我海道之兵且  
戰且卻王之輜重喪夫者大半而我曾不損一毫一軍之  
士忿然含怒甚唯寐忘之當慶元海道者莫不被堅甲蹙  
勁弩帶利劍飛艦蔽海而東超足距躍輕風濤萬里之險  
決死生以問罪於王兼之高麗耽羅之衆其識海道習水  
性與王國同是王數面受敵也然迄今未即加兵者意王  
猶有人心欲以禮義服之又不忍煩兵以苦王以故遣使  
臣來今朝廷攻王之土地非如伐夜即略朝鮮可以置城  
守也雖得之越海弗能有也寶珠金帛積如丘山不恃外  
夷之貢獻也殊方異物來獻于廷又不假玉之重貨也罷我  
之互市從王之貿易是吾土地之所產王反得而用之也



然王之名物不譯於舌人也又邊隙一開市易且有禁非王之利也旦夕大兵且來王必悔之王若聽使臣是得効順之美名而免受敵之實患也此臣喻之之說也

形釋

客有問曰生故倦游也頗有聞於今之世乎秦階既平滄海不波仁漸八荒德被遐邇東陳渺蟠木西紀泝流沙麒麟鳳凰祿祗翕翹徵瑞乎山谷神芝未草句萌甲坼納祥于水涯上又抬賢良選庶茂訪遺逸舉孝弟開承明廣內之廷設金馬石渠之署高者登公卿大夫次猶補文學掌故遠方鄙人詹望歌詠以需進用之日者久矣又豈有卑污連蹇局縮齷齪不少過乎生嘗竊志於是少始知學長

又益加義理析秋毫辭章揆春華亦既絕江河畧青徐東拊齊魯之郊北睨燕趙之都英豪間出俊造交驅指南文苑孺嚶道腴蓋將追蹤乎三五而方駕乎羲蓬然且名不躋仕版身不離樵蘇口不攻辨智是不利走趨誠不能與世之豐衍博碩輕便侈汰者比數乃若此之拘也是向昔者元造肖形之過乎予則應曰唯唯否否若客所謂知其一未知其二者也乾清坤濁交錯紛紜吹陰煦陽坱圠無垠洪纖高庫肥瘠異倫抽機制手鍵幹化陶鈞則且或入於堯禹之聖與夫桀跖之不仁輟輟氣連雜還形質鳧短鶴長烏黔鵠白卒不可變已尚能復述其真乎然則大有所不及小有所不取材有所不任力有所不負睜瞞眼瞞偵



倒函奔明足以察雖末或者泰山之不睹魁壘卓犖精悍  
壯武勇足以敵千鈞或者蟬翼之不舉王良扶輿造父執  
轡必將騁輩黃馭騷裏奔騰追逐過都歷國然後知溟僮  
蹇騎曾不得以供騶策易牙調羹屠蒯侍酒必將截肥截  
湛清醪淋漓醕醢式歌且舞然後知瓦缶褻味曾不得以  
廁鼎俎鄧侯定律稷嗣制禮必將考圖籍列茅絕竒瑋特  
達危談抗論然後知窮鄉曲學曾不得以施廊廟予猶以  
是病也蓋獨不觀夫世之務進而不已者乎峨高弁曳長  
珮從容而遊豫堯行而舜步摻古文摘竒字穿鑿以附儷  
周情而孔思屈原宋玉王揚司馬支離輪困綺績艷冶言  
文辭者則或蜀而或楚詩書禮樂雕龍炙輶公平正大浮

淫多詭言道術者則或齊而或魯喑鳴則雷震指顧則雲  
聚立談則谷風發條逆怒則秋風流潦頽然而長旒然而  
厚博然其有背哆然其顛輔出材於山野升俊乎天府窮  
足憫黎民達足事聖主猶欲發乎汪罔之封守毆乎昭如  
之海濱輅車尚有所不能載三馬尚有所不能勝若是乎  
恢梧倜儻苞容摩澹有異於恒人者乃足為國家之用稱  
天下之珍則予之不足也知己甚矣今夫子志氣不剛筋  
力不強容貌不通於世俗衣冠不合於康莊空洞坳塞而  
無統纆悠迂註而不得當處闐闐則心勦形瘵望山林則  
獸駭鳥駭恍慨而長嘯躡躡以自鑿且謂夫元造肖形之  
過也則客將閔宋人之苗而樞之使長乎不然世固有是



者矣竦有而千技攘辭而百變擊掉則凌冰霜膏車則犯  
雪霰蓋已前鼓金張之虜譽後攀許史之密援王貢彈冠  
而肯慶蕭未結綬以互薦是固先聲之所及無論乎么麼  
眇小血肉之軀而上不許之見也客乃迫然笑惕然謝曰  
古之人不云乎形之厯也類有德聲之宏也類有能然卒  
以是致敗而不復振予不敢復相天下士矣是故鯨鯢蕩  
而失水雖螻蟻之細微或為之制糜鹿介而離山雖文豹  
之拳捷或肆其噬晏嬰短而臨菑安趙武吶而故絳理沈  
尹瘠而屈折白公孟嘗眇而招徠多士斯豈非其人乎始  
欲激生而使進於此也生今上希道德中効儒墨巧匠之  
手無曲木而惟其器之用聖人之門無棄人而惟其材之

得不究其學之是非乃徒汝形之為惑是且輕詩人之忠  
厚掩說士之噤吟捨此萌桔梗於戰國之澤而不收榛櫟  
械樸於成周之林也不亦左乎

改元論上

先王之始得天下也必明一代之好尚以新斯民之耳目  
聞改正朔矣未嘗聞改元也然則商訓稱元祀春秋書元  
年者何以哉曰是直史官紀述之常體耳將以志人君之  
在位久近者也非王者以是為重事也後之說春秋者乃  
欲以改元為重春秋之初周平王立四十有九年而魯隱  
公又改稱元年藉今重在改元何不罷稱王者之年僅數  
而明詔於人哉抑嘗以周公之裔且僭改之也苟或僭改



必宜誅絕於夫子之筆削又反從而書之獨非撥亂反正之道乎蓋自古未嘗有改元為是說者特出於戰國秦漢之間周之既衰秦與列國爭稱王其初即位時猶以諸侯之爵行國中國人皆稱之曰公及後以王自稱史官欲少異之明其稱王之始故曰某王改元是豈班班然播告於其國者哉徒以書之載籍而已耳何則秦惠文王孝公之子也立十三年矣十四年乃稱王而秦史改元魏惠王武侯之子也立三十六年矣三十七年乃稱王而汲冢竹書亦改元又十六年而後惠王卒非改元也明秦魏之始稱王也此殆為史官者自志其國之事猶春秋之於魯史也求其說而弗得又大惑焉且謂西伯在商紂世亦嘗稱王

亦嘗改元其兆特因戰國之秦魏秦魏豈果以改元為王者之重事哉說者恒曰為國君者即位之明年必告廟以臨群臣然後改元然以之言告廟則可臨群臣則可以之言改元則未可國君嗣位定於初喪先君之終即嗣君之始若曰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特臣子之情不忍遽死君父故居喪自稱曰子國內民人之心繫之久矣將為史官者以先君之薨年不得便為嗣君之始年始待其明年告廟之際乃次第以書之如太甲祇見厥祖而元祀之文著於商訓也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書之以年則又繫於一國之君是皆有不得不然者也故曰直史官紀述之常體耳然則何以變一為元杜預曰人君



即位欲其體元而居正故不言一年一月此說善也而後之說春秋者自異焉亦不合於春秋矣

### 改元論下

為春秋者曰惟王者然後改元東周之遷王政不行諸侯亦皆改元近而宋魯遠而晉楚下及邾莒滕薛雜小國莫不皆然魯或以是而改曆晉或以是而改正朔秦或以是而創閏月此又似是而非者也太史公三代本紀有三代世表徵尚書尚書無年故年不可載乃以世紀之十二諸侯世家有十二諸侯年表六國年表共和以下徵春秋左氏內外傳秦始皇以上徵戰國策皆有年故既以世紀之又以年實之然或已失其世系失其年代失其名爵矣

且先王之世有小史外史以掌邦國四方之志諸侯無私史也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至東周而後有是故十二諸侯之年始可得譜然不可得譜者亦多矣燕至惠侯而始有君秦至穆公而始有名楚至若敖而始有年滕薛騶雖文武之褒大封小不足齒他大國當西周之盛亦徒紀之以世而已近者詳遠者畧也非必曰以周之衰而諸侯各自改元推春秋之義此尚得為大一統乎蓋古之王者無改元惟用舊歲季冬頒來歲十二月朔於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至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東周既不頒曆故魯亦作私曆猶私史也若諸侯固自有日御矣秦以僻陋之國邊在戎夷於是始有史官始創閏月則猶魯曆



也然三王之正不同而獨夏數得天商周革命且改正朔以示不相沿襲巡狩承享兵農田獵猶自夏焉故周官有正月有正歲正月夏正正歲周正三正之通于民俗尚矣汲冢竹書雖用夏正以紀晉事抑何嘗有改元之說哉若曰東周諸侯皆改元則此晉事上起殤叔殤叔晉穆侯少子成師也別封曲沃是時文侯昭侯猶在殤叔比晉一大夫耳無緣改元特武公卒併宗國不數文侯直推殤叔以繼穆侯徒志其始封與卒年也太史公漢興以來諸侯世表高祖功臣侯年表類於每國書某王元年某侯元年方天下大定奉漢法度行漢年號固也又况孝武新建元而輒自改元可乎淮南鴻烈亦稱淮南元年許慎註云淮南

王安始封之年也特為史官者欲著每國之名爵年代世系故一以是書之非改元也考之於漢者如此則可見東周諸侯之必不然矣

### 秦誓論上

秦穆公因杞子之謀以伐鄭鄭人知之既還而晉人又助之干殺內愧蹇叔外為諸侯所笑咨嗟痛惜發言自誓且以咎其聽言之失而已欲戰之心固自若也修而車賦敵而師徒逞其憤怒求以報復非不欲詢老成棄新進也言猶未已而兵遽出於晉郊然則夫子何以獨列之書乎將不取其悔過乎曰夫人誰無過過而能悔然後能改改過君子之心也以君子之心行王者之事將已亂非生亂將



寡怨非積怨穆公有一於此乎今徒信其區區自誓之言不察其無道用兵之罪雖說春秋者亦不較少責於秦反以深責於晉是不知秦猶晉也且曰晉人三敗秦師秦之見報人之常情也未至如晉之甚晉人又輒報之則過矣故春秋常情待晉襄王事待秦穆文之四年穆公雖見伐而不報然後可以實其悔過之言是又非也夫以秦之所謂悔過云者吾知其心矣必也追念既往之敗引咎歸己作為言語以自解於國人使國人不徒忘其死傷暴骨之戚且又作其迅奮欲戰之憤封殽地之死骨啓隴西之霸圖蓋已盡在於自誓之一日是則因敗為勝轉禍為福而鬪士自信者也若夫文之四年穆公非不欲報伐也兵出

累年民勞國敝又復有事西戎闢國十二固少愒耳未始一飯不在晉也六年之夏穆公卒矣不然晉不先動而秦輒加兵非結怨亂之甚者乎雖以康靈栢景繼體之君出事已隔世讎猶未釋自僖三十三年殽之戰迄宣十五年輔氏之戰凡幾戰矣三四十一年之間和好未嘗協兵曩未嘗解不顧義理之是非而專以干戈為報復夷狄之道也春秋且以是而狄之矣穆公為有以基之者也烏在其能悔過乎雖然自其言而論君子不以人廢言此夫子所以獨列之書也自其事而考二帝三王以來世變至此極矣是未可以王事待之者也齊宣王伐燕而敗慚見孟子而陳賈乃教之以文過由是較之則穆公之所以為賢者豈



不遠矣

秦誓論下

方周之東遷平王之命蓋與成康太平之世無以異於是  
哀痛慘惻之心亡矣周道不幾於衰乎雖然聖人猶有望  
於魯魯周公之曹秉禮之國也魯不足望則天下之勢不  
併於秦而不止是故帝王之末簡而秦魯之誓書附之予  
嘗論其不然當春秋之時秦幾霸矣殆無與於王室之盛  
衰自毅之戰大敗於晉兵戈日尋無有寧歲東諸侯不復  
與盟會又且南合於楚晉楚爭衡秦何有焉晉人曰齊秦  
楚狄方強今三強服矣敵楚而已楚人曰捨齊秦他國請  
相見也是秦不替楚若也且秦之興始於孝公之用商鞅

成於惠王之取巴蜀地形便兵力壯楚蠶食六國併吞二周  
戰國之秦也非春秋之秦也此其去吾聖人之卒也亦久  
矣雖吾聖人之谷子張以百世可知必曰其所因者在乎  
禮其所損益者在乎制度文為小過不及之問耳非若後  
世讖緯術數之學也烏知周之必併於秦哉聖人不作諸  
子雜說並起左丘明國語載史伯之言亦曰夫楚重黎之  
後也黎為高辛氏火正昭顯天地以生柔嘉姜嬴荆芊實  
與諸姬代相干也姜伯夷之後嬴伯益之後也伯夷能礼  
於神以佐堯伯益能儀於物以佐舜其後皆不失祠而未  
有興者周衰將起矣又曰武王之子不在應韓必在於晉  
且使鄭桓公勿偏焉而別寄帑於豳檜然亦何以異嚮所



云哉夫西周之末王政舛錯史伯知其必亂則當天齊固  
大國也雖晉文侯帥師以救周難猶次國耳楚亦蠻夷叢  
尔子男之邑秦仲方入仕于周尚未得岐豐地未列於諸  
侯豈特與諸姬代干也哉必周之東遷齊始霸晉亦相繼  
而霸秦則桀驁於西楚則暴橫於南而鄭也適居四方之  
會交南北之衝彼四國者恒困之矣立明將與魯悼公同  
時且推其所見而言皆傳會無誠實猶戰國之世見秦之  
強遂謂聖人叙書之際已觀其勢之若此而特以感傷之  
微意寓焉非行事之深切著明者也然則書何以列費誓  
秦誓曰伯禽初封適有淮夷之寇以修內備以扞外侮井  
井然各有條法蓋聖人善之者也非有望於魯也若夫秦

誓則吾前論及之亦詩之取魯頌商頌也如是而已矣

孔子不貶季札論

春秋吳子使札來聘吳蠻夷之國也君稱爵大夫稱名而  
不氏因其始通禮蓋未同於中國也是特楚椒秦術一例  
而書且說者曰春秋責賢者備吳子使札春秋不稱其公  
子是貶也然則曷為貶札賢者也本其辭國以生亂故聖  
人特託其來聘而貶之也是不然夫吳子壽夢有子四人  
長曰諸樊次日餘祭次日夷昧季則札也父知其賢兄弟  
亦知其賢嘗欲立以為嗣矣又且約以次傳而致國矣然  
終不肖有其國豈不曰立嫡者以長傳國者以賢苟不顧  
人道之大倫以成其父兄之志誠不若守匹夫之介節而



得其退耕于野之安也何則長幼之序不可紊君臣之分不可奸將已亂也非生亂也今則諸樊兄弟已死夷昧之子僚乃立吾將奉嗣君之命而歷聘乎上國豈料魚劍之變驟起於肘腋之間哉聖人固不得以是而豫貶之也闔廬之謀王僚之弑且知季札必不受成國於賊手僅以先君傳授之次第藉口於國人雖常人之情猶得之矣况聖人乎說者則曰太伯犇吳而不返季歷嗣位而不辭武王繼統而受命亦不以配天之業讓伯邑考也是又不然夫太伯之去因古公之欲立其弟季歷嗣位非不辭也端委治吳而不返豈可殞周家已成之業哉若伯邑考則且御於商見殺於文王之世矣使太伯返則季歷不肯承西

伯之任伯邑考在則武王亦不肯任天下之責太伯之德雖在於讓季歷之賢武王之聖非皆出於不讓也父子世常法也兄弟及則法之始變也陽甲盤庚之間殷以是亂者九世豈獨季子之辭國乃生亂哉說者則曰林齊之德不越伯夷孤竹舍長而立幼私意也諸樊兄弟無及季札之賢者父兄眷眷焉欲立札公心也是又不然夫伯夷以父命為尊叔齊以天倫為重彼此交致其讓而各盡其心以故聖人賢之然季札又何以知其為公心哉諸樊兄弟欲承父兄之志使其國盡不於吾魯隱桓之際觀之手惠公欲以桓為嫡禮之所不得為也惠公縱其邪心而為之隱公又探其邪志而成之祇以自禍而已壽夢其惠公



也諸樊兄弟其隱公也吾見其邪尚何公心之足云哉且謂季札生亂於辭國殊不知使有其國亂益甚矣說者則曰春秋多變例聖筆有特書荆楚無大夫而屈完書族王朝下士以人通而子突書字諸侯公子以名著而季友書子毋弟之無列者不登其姓名而叔胥書氏皆以賢而特書也若仲尼亦賢季札必依此例而特書矣是又不然夫齊桓召陵之師楚人未有必盟之意也而屈完請服王人救衛之役王室微矣而又使子弟主兵故子突不得有功季子來歸則我公請之於齊而欲以靖魯國之亂叔胥之卒則又或以公弟之貴而世遂為卿聖人之特書者特因四子以立義豈得與季札例言之哉然則春秋之旨主於

吳之來聘不主於季札之讓國季子之來聘可見也讓國不可見也吳之始通禮未同於中國吳子之使札是猶楚子之使椒秦伯之使術也聖人一以是書之至若楚之自州而國自國之有君有大夫而後漸同於中國後日楚子之使遠罷君以爵大夫以名氏楚殆盛矣聖人果賢之乎否也今則春秋書之曰札而不稱公子者吳之始通猶未至於楚之寤盛故也又况吳子之使聘者一國之事季札之讓國者一家之事春秋魯史也主於吳之聘我者耳若是而稱其讓國之賢亦所不能也要之為此說者公羊則曰賢季子穀梁則曰善使季子夫季子固賢者也春秋亦



不以其賢而不名也公羊所謂許夷狄者不一而足是也若以吳子之使札為善札賢而名所以成尊於上楚桀秦術名而非賢也又將何以成其君乎是蓋吳之始通而後有聘賢札貶札聖人不暇論也今又反因二傳之說強附他義且貶為非賢者何哉失聖人之本旨矣

與黃明遠第一書論日夜食

頃見舉穀梁春秋違失有日夜食之辨及觀劉氏權衡亦謂春秋據見而錄不應書日夜食何休難之得矣鄭康成強為文過耳予嘗考之日月之贏縮有常度則日月之薄蝕者候之亦且有常聖人之作春秋所以宣明曆數而示諸人者固不能必日之不夜食也莊之十有八年三月日

食上不著日辰下不稱晦朔是則穀梁求所以解經足以知日之有夜食鄭君知所以驗日之有夜食以故寧分穀梁之過而不辭古者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世脩其業以攻其術孔子為春秋之故亦脩駁之故曆夫曆春秋之所重也後之儒者或造家術或用黃帝以夾諸曆必先推考日食以驗春秋何則日之行也有中道月之行也有南北九行當其晦朔之交或食淺或食深或頻月迭食或曠歲不食是皆後世善筭者所能及也何休難曰春秋書日食不言月食日者因其無形也故闕其疑何緣以夜食書乎予嘗推鄭君之說知日之必有夜食言乎前月之晦日入久矣言乎次月之朔日出而已虧傷蓋天之晝夜以日



之出入為分人之晝夜以天之昏明為節此傳所謂因王者之朝日而後見日之有虧傷也今而曰一日一夜合為一日日始出而虧傷未完是朔食也如或不見其虧傷則可謂夜食耳夫自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有畸者而論之天平運而舒日月則內轉而縮日一日一夜一周天而在天為不及一度若月已不及十三度有畸以日之速用月之遲退以及之一月之間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日月一會是則二十九日少半日也天運之參差不齊日食之在晝在夜不可以一定論也必以日之始出則為晝食日之既沒夜行地下則將不得為夜食乎徐邈曰日夜食眾星無光蓋眾星託日以為光者也世之登

泰山者夜半觀海出口人世之闡闡猶故也於此而或食謂之食朔可矣晝食未可也又安得不曰夜食乎予嘗遠徵前代魏永安二年十月己酉日食地下虧從西南角起近據宋世淳熙十二年九月望太史言月食在夜新曆楊忠輔言月食在晝慶元四年九月朔太史言日食在晝草澤陳大猷言日食且在夜月猶有晝食又况穀梁已有日夜食之傳乎夫曆本春秋之所重者也今而曰孔子從周何嘗考殷曆設考之矣今論語家語禮記中庸皆不見也雖然論語所載詩書禮樂皆嘗討論獨無一語及春秋將謂春秋非孔子作何乎襄之二十有八年書春無冰哀之十有二年書冬十有二月螽不宜有螽而有螽可以有冰



而無冰是二者仲尼或指以為司曆之過魯曆差矣則殷曆庸有不考者乎今而又曰社元凱嘗用劉歆三統曆著春秋長曆亦不曾因推長曆言日夜食雖然元凱長曆晦朔參差甲乙舛錯委曲從傳反謂經必有誤是雖未始明言日食之在夜吾以天運考之則必知日之有夜食不敢謂聖經之必無也抑長曆併考古今十曆乃知三統最疎固不肯因而用之以著長曆長曆大槩劉洪乾象曆耳乾象斗分細故不可通於古殷曆斗分粗故不可通於今姜宓有是言也庸詎知春秋不用殷曆乎今而又曰自堯以來因日之出納為晝夜若日出而已虧傷便是晝食不必言夜是故旦則驗日初昏則驗星此說善矣然聖人之作

春秋所以宣明曆數而示諸人者將不復以日月薄蝕之故而後定也不然則固不能必日之不夜食也嗚呼天文曆數之學不易言矣聖人之占天也有可以度數求者有不可以度數求者而其理固自行乎其間又豈得以吾耳目之所及者而遽定也哉然今日日夜食經本無明文惟見於穀梁子穀梁子魚豈也至漢鄭君信之晉范甯又信之今之世學者士胡氏胡氏亦信之于固不敢以不信也然則吾明遠之所舉云者傳之不信而惟何休劉歆之緒論是徵故又敢始終辨之



淵穎吳先生集卷之六

門人金華宋應編

與黃明遠第二書論左氏二事

承示舉傳論左氏誠有可舉者世言春秋者必先定五霸之功罪五霸之間齊桓特盛雖曰諸侯實行天子之事僖之二年狄人滅衛衛又徙都楚丘齊也遂帥諸侯之師以城之春秋不序也止若魯自城然其義蓋有不與齊侯之專對者今而曰使諸侯而城之將如城邢書齊宋曹之師或加城緣陵書諸侯楚丘之書則否豈非霸者命魯獨任其責乎左氏乃以魯會之後而不序左氏非也自今考之左氏誠非也然欲謂為魯之自城則尤非矣方狄之伐邢三師有聶北之救邢亦自是遷于夷儀然後三師因其所



以救之者往城之札夏餘也而即東夷又為徐莒所脅齊也且為東略之謀夏既有會于鹹次年之春乃往城其所遷之緣陵此二役也邢杞之遷猶得其國家以往雖使救而城之未見其為專封故齊與諸侯可書也若夫榮澤之敗漕邑之處衛也國破君死遺男女流散遷轉莫之底止於是而救之於是而城之豈非所謂專封者歟故齊與諸侯不可書也今而又曰楚丘在衛小穀在齊均之以魯自城書也蓋莊之二十有二年城小穀左氏則謂魯之城也為管仲然魯亦未嘗有自城它國之邑者杜預注小穀管仲私邑今在濟北穀城穀城別是齊之穀邑魯與齊襄會會其地而蕭叔就朝之處不曰小穀小穀本魯邑也曲阜

西北有故小穀城孫明復魯人也考此當矣未可引以證楚丘也且城楚丘之上年齊宋魯鄭曹邾為會于打將此六國城之也又況亡國之餘豈魯一人所能獨任其責者哉戍鄭虎牢非魯之獨戍也歸粟于蔡非魯之獨歸也皆霸者與諸侯為之也僖之三年齊侯宋公江人黃人陽穀之會齊之霸者幾三十年左氏則指陽穀為伐楚之謀近世儒者亦多從之何則楚之僭號稱王馮陵中夏齊之所當憂者門庭之寇也其欲聲罪而致討者計已久矣兵不正勝師出不正反不有以周詢於始則何以善處其成功哉今而曰齊及八國侵蔡蔡潰遂伐楚蓋齊之伐楚因侵蔡而遂為之又不用江人黃人之師也陽穀之會果何所



謀乎是不然齊桓節制之兵也兵有聚而為正亦有散而為奇先之以文告之詞而耀兵於陳者齊及八國也示之以犄角之勢而按兵於境者江人黃人也樂毅將伐齊則先約韓魏以分其與國之援諸葛孔明將擊魏則申好江東以定其鼎足之勢蓋楚今為江陵江黃今在汝蔡光黃之境自江陵及於其國者不啻千里然楚之與國也孰諳楚事而樂告於齊此一會也齊之所以敢致力於楚者獨不以江黃之謀乎及召陵受盟齊師老矣陳轅陶塗實誤軍道使陷沛澤之中討之誠是也江黃二國全師守境未曾出戰故又使魯主之而後用之於陳不然陳豈有獲罪於江黃者哉今而又曰左氏叙蔡人之嫁蔡姬故侵蔡豈

先以伐楚謀乎以是知陽穀之必不然矣雖然蔡姬未絕蔡人嫁之若曰齊以侵蔡之陋不足以令諸侯而欲以伐楚名之此近譎矣孔子又謂之正者何也意者蔡自莘之敗獻武見執既而楚人復之為楚屬國諸姬之陷於蠻夷者自蔡而始齊也因是而侵蔡特以蔡姬而名曩欲使楚人之不覺一蔡之潰乃移其事於楚則夫齊及八國之威已動於鄆郢之都矣陽穀之會其與江黃謀此者至熟也雖晉之霸亦猶是也楚之寢強非東方崛起之吳未有能制其死命者始會于鍾離又會于戚又會于柰又會于向屢會之矣然未嘗與之合戰於楚楚之歲有吳師實晉使也豈非晉之所以用吳者亦得於齊桓之約江黃者乎



抑此二事又齊桓霸業之特盛者也楚丘封衛也陽穀伐  
楚也春秋之大節目也此而不辨則無貴乎知經矣它如  
邾儀父非字也當與邾子克別是一人近世黎氏亦有是  
說然莊王之弟王子克實字子儀又一證也如單伯魯大  
夫左氏謂周大夫則深致其辨然魯邑有單父單伯是魯  
命卿周有單子則姓苑言成王少子臻封于單或周別有  
單邑歟未可定也餘卷帙尚多又當有待於面而後盡焉

與傳嘉父書論杞

春秋列國惟杞最難考足下確主左氏謂杞本侯爵或與  
足下辨者又謂杞爵為伯謂之伯者公羊氏之說也公羊  
釋經担二年來朝之杞侯為紀十二年曲池之盟而杞侯

亦為紀其後止見杞伯耳用此故也是不然杞之本爵公  
也當武王克商未及下車存舜之後於陳則胡公滿也存  
夏之後於杞則東樓公也存商之後則微子之在宋也地  
方百里爵號公皆使服其服行其禮奏其樂稱先王客而  
朝以備三恪故傳曰王者之後稱公是則杞本公爵也周  
之盛時諸侯之封爵甚嚴也微子微仲雖用商之舊稱至  
二世而為宋公胡公滿之後則有相公孝公而杞自東樓  
公西樓公十世至成公皆稱公無異稱也是則杞之本爵  
公也而又謂之為侯為伯者諸侯之封爵變亂周道之缺  
也自杞之入春秋桓之二年稱侯莊之二十七年稱伯僖  
之二十二年稱子文之十二年又稱伯襄之二十九年又



稱子昭之六年又稱伯自是終春秋稱伯凡六變春秋之書他國未有如此者後之儒者釋之不曰杞用夷禮春秋貶焉則曰其國削弱而自降也不曰時王所黜則曰霸王擅為之進退也由此觀之則杞之為公爵也明矣安得主左氏曰侯爵主公羊氏曰伯爵乎然于猶竊有疑焉春秋之法中國而夷禮則夷之夷而中國則中國之杞宋王者之後也桑林之樂公侯合伯子男之禮猶班班然僅見於宋杞無有矣信乎其用夷也然春秋秋秦者有之狄鄭者有之狄晉者有之夫以其行夷狄之道也特以號舉而未嘗一點其爵爵者先王之所建也今不能用先王之禮而用夷禮狄之可也聖人又豈以意升降諸侯之爵乎若以

杞之用夷則已貶稱子矣而又稱侯稱伯且曰雜用夷禮則降一等純用夷禮則降二等將以其偏近淮夷也春秋之初杞即淳于之杞也而非雍丘之杞也嘗以來朝不敬而致討矣曷不於此時貶而獨貶其卒乎此一疑也春秋之世非先王之世也諸侯恣行淫亂不軌衆陵寡大侵小信乎封疆之孤離也杞之自降則吾不知也且當時之削弱不特一杞也又何杞之屢降乎然春秋之末諸侯之賦嘗重矣子產請之於晉則曰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賦懼弗堪也爭之不已卒以減賦夫鄭固自降矣春秋未嘗以男爵書之若杞以其力之不足禮之不講僻陋在夷不能自列徒以削弱而貶號為侯貶號為伯貶號為子是戰



國之衛也而謂杞若是乎又况先王之封爵祀之世守也曷為無故貶爵以自辱其先祖苟又自降不已則將為周室不成子乎此二疑也成周之盛王室固能絀陟諸侯矣其東遷也王失其政諸侯亦於是乎不廷盖非特一杞之為也使時王而能貶其爵削其地誠足以振衰周而起之矣春秋不必作也不然悖亂如鄭衛桀驚如吳楚天王不能一有所懲而獨絀杞柰何以夫王者之後於周為客而以夷狄視之耶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爵爵不過子使杞而可絀是果何罪以至此乎吾未聞時王之威令足行也徒藉區區之禮以感動諸侯至於魯桓篡弑之賊猶且錫命以寵之雖死不廢

其質濫矣其刑則未也又安在其能絀杞乎此三疑也時而春秋王道缺矣諸侯力政而後有霸宜乎其取先王之典而紛更之也然五等之封爵則未之或變也春秋之始年大國雖有欲霸之心而小邑未易以從霸杞之為杞是持一與莒盟未嘗自列於諸侯之會齊桓之盛且不足以致杞又百餘年而始同盟于蟲牢若之何而擅為之進退乎鄭大夫卒晉人將治其室鄭人不許豈不曰以大夫之在鄭而晉得以制之是邊鄙鄭也不可為國大夫且不可專廢置於鄰國又况同為天子之藩臣乎若霸主之擅進退者誠以甲兵之強弱幣玉之厚薄也而偕其等秩則於載書之際以莒子則先薛伯以曹伯則次許男或有之矣



而未始敢變其爵也且杞之來盟也晉人方帥諸侯以城之固將尊顯之不暇安得賤而絀之乎此四疑也此四說者必有所是亦必有所非其曰杞本夷禮而春秋賤之未盡其義也則又曰其國削弱而自降也又未盡其義也則又曰時王所絀而霸主擅為之進退也是則杞本何爵乎公爵也夫既公爵矣春秋曷為若是而書之也夫子之作春秋必關於天下之大故而後書蓋文武之褒大封而杞為首東遷以來彼且扶傷救死之不恤為天王者固宜發憤于上而振我周家之法度乃徒霸王僅假其大義以專封弱國以聳動天下且禹之功及民也遠人之見河洛者猶思之况其子孫乎鄙不足道也而杞為稍大夫子蓋嘗

惻然有感於心而特予之以王爵之不正者且以志其口就衰滅之漸是心也興滅國繼絕世之心也故曰杞之本爵公也杞之公爵吾於西周見之杞之為侯為伯驟升驟降吾則於春秋見之見之於西周者正也見之於春秋者夫子特示其變於天下及變之既極又以下稱之當其卒也淮夷嘗病杞矣緣陵有城而齊以不霸當其來盟也東夏嘗不寧矣淳于有城而晉亦以不霸有霸非美事也無霸非細故也於是王道之不絕者如綫人皆曰杞先聖人之後也今弱矣而春秋屢變其爵將使天下之諸侯少懼焉則周室猶幸也夫豈上絀夏下存周而果如公羊氏之說乎否耶足下既主左氏而學又熟昔漢董仲舒與胡毋



子都同業故春秋之教大行此不無望於足下也亦惟有以折衷焉

### 讀戰國策

春秋戰國之際齊先霸晉次之惟南方之楚最大與二霸相出入秦則眈然一變於西戎終之吞二周併六國類非昔之所謂疆者乃今西望而悉輸之秦豈果地形之便兵力之武而致然乎吾嘗求其故矣春秋之時齊晉及楚既疆地廣則主驕兵勝則民疲民疲主驕自顧無能敵已者亦不能以敵人然後秦以戎狄辟陋之國決起而驟勝之又况山東之主年未踰弱冠材不逮中人一旦孽后貴弟位重權高纖夫細兒專兵握政欲以是當孝公商鞅則非

秦之敵也游談押闔託秦名以自決盟約戰攻挾秦勢以為解不然上無以僅存其國下無以私售其說曾不旋踵皆以為秦築帝宮比郡縣之民未始有一寤者惟夫山谷險惡羨藿飯豆之人言之也切慮之也詳且有以深中齊楚三晉之病燕人者曰秦之欲并天下而王之也不與古同事之如子之事父猶將亡之也行雖如伯夷猶將亡之也行雖如桀紂猶將亡之也雖善事之無益也不可以為存適足以自令亟亡也然則山東非能合而相堅如一者必皆亡矣韓人者曰山東相合之主者不卑名之國者可長存王而不能自恃不惡卑名以事疆者長久萬世之善計事疆不可則不如合弱胡與越人言語不相知志意不



相通同舟而凌波至其相救助如一也秦之兵至柰何合弱又不能相救助如一此所以為山東苦也其言云爾太史公乃遺而不錄世亦莫知其為誰之謀齊楚三晉之人類曰我國大否則曰秦與我厚一國受攻五國不救韓最近最先亡燕頗遠乃後亡齊楚三晉之人不監秦之所以亡山東者而競趨其所以亡豈果地形之便兵力之武而致然乎或曰當周之初本在岐梁沮漆之間商之中世特置西鄙荒僻之地而不之有故太王王季文王自其百里之國而興焉秦猶周也及武王克商天下歸周分紂之故都而立三監太公望處齊周公旦處魯召公奭處燕武王又自營洛邑居之而濟之以德秦則反是郡縣一置而子

弟為匹夫仁義不施而刑僇為常行是秦雖能得周之所以興而獨不能得周之所以不亡山東既平六國為一陳勝劉項之徒大呼而起函關百二之險章邯百萬之衆終不得首尾相救又何秦之強弱殊也由是觀之山東散則秦勝山東合則秦滅死君之胤亡將之家猶能使天下不為秦有况山東之完國乎夫天下之地方千里者九秦獨有其一此正孟子所謂鄒敵楚者秦又戎也公羊春秋不云乎秦伯卒而不名狄道也孝公商鞅未遇之初天下亦以夷狄擯秦擯之是矣而又事之何哉秦交之不絕與國之不恤縱橫游說之不禁非秦能亡之也自亡之也是故曹操為國賊而吳蜀之不通宇文為鴟梟而陳齊之相



擊亦終於必亡而後已豈獨戰國乎哉

讀韓非子

予讀韓非子書蓋法家也至顯學篇乃言八儒三墨皆足以盡國而害政必欲盡去乎是而後能治墨不足言也儒者之學通古今徹上下有國者無不賴之而非獨不以為然是又荀卿子弟子也一何迂誣怪謐若此耶豈以荀卿子之學猶習於戰國之俗而不純於堯舜周孔之道或以召之故耶昔者孔子嘗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毋為小人儒荀卿子則曰大儒天子三公小儒諸侯大夫士猶嚮君子小人之辨然又非也夫儒者本學士之稱也苟儒矣雖其居一國大夫之職而其為天下平治之器舉在我惟

治有廣狹則其德之所及者有遠邇今也大儒之効必以歸之周公小儒之為害若子思孟軻且譏之或言王或言霸或言強國務使世主擇焉以為政則又時變其道以曲從之道可變乎是徒苟冒而窳惰繆學而飾說既病乎人且厲已也仁義必堯舜征伐必湯武子思孟軻之道將不粲然明白為後王法乎奈何欲法後王而反譏之也當周之衰也孔子自其先代廢壞之餘修衣冠正禮樂明文章而以之教七十子也未始曰吾儒者也猶曰是有君子有小人所謂君子小人一義利之間耳又豈有大儒小儒云云者耶然以戰國之世去聖日遠而諸子之說紛起私意揣摩強辯相勝荀卿子號為儒者而未純於聖人及其弟子又自叛去夫



然故人視儒者之學輕而非也亦陷於刑名法術之末且  
曰八儒三墨皆足以蠹國而害政至欲絀儒生去經籍自  
以其刑名法術之學而施之於天下此其罪誠不在李斯  
後矣荀卿子豈或有以召之故耶雖然堯王之世先王之  
道無非儒也所以為儒之名者未見於天下也粵無縛魯  
無削秦無廬胡無弓車非無也秦魯胡粵之人類能之而  
不有其名也夫既儒者之名立而後百家異說歲聒日闢  
嘒嘒然矣其昧者私溺於一偏之見浸淫蔓衍而不知返  
其誣者且謂吾道為無益必欲煨燼滅裂以盡之而自快  
其所欲為於是周公孔子之法耗矣故秦人之言曰詩書  
不如律令仁義不如刑罰詩書仁義蕩然無餘卒至於危

急敗亡而曾不少寤也嗚呼荀卿子亦不為無過也哉

讀公孫龍子

世所傳公孫龍子六篇龍蓋趙人當平原君時曾與孔子  
高論咸三耳至其著堅白同異欲推之天下國家使君臣  
上下徇名責實而後能治者可謂詳矣自太史公劉向班  
固之徒率稱其出古之禮官及夫警者為之然後有敝顏  
師古曰警者許也公孫龍豈所謂許者哉然獨不明立一  
定之說而但虛設無窮之辭亦徒為紛更變亂而已何其  
細也孔子嘗有言曰觚不觚觚哉觚哉言觚而失其形制  
則將有不得為觚者又况治天下國家而不得其所以為  
治者乎此固吾聖人之所慎也春秋戰國之際士大夫咸



昧於義理之中而專以利害為說文姦言飾譎行日馳騫  
於他岐沈溺於外物而卒至背畔於大道之統紀敝敝焉  
名不統實老子亦曰名者實之賓也公孫龍蓋有審於是  
而言之或過是以頗滯於析辭而反闡於大體察焉而無  
用辨焉而不急鄧析之兩可惠施之多方皆是物也不然  
則吾聖人且以名正言順為先矣名位不同節文異數聖  
人嘗以義權其輕重禮正其進退是皆天造地設亘古亘  
今浹於人心著於耳目溢於禮官之篇籍必曰道之所貴  
者中中之所貴者權天下之事雖未嘗出於一定當其權  
合其中則固聖賢用心之所極無俟乎辨士假物而取喻  
者也今則彼為堅而此為白此為同而彼為異吾徒見其

紛更變亂而已矣何補於天下國家之治哉雖然世之本  
公孫龍之說而欲求其為徇名責實者少矣自今之言吏  
治者觀之恒多文而少實官具成式吏抱成案標注時日  
指陳辭款非深刻也非巧詆也非輕縱也非失出也則已  
補苴其訛闕鉤擿其姦伏類無有毫髮遺者然而經制之  
不定而虛文之相蒙風俗之不一而私心之相勝是雖有  
百公孫龍之喙且未足以處之者也然惟漢之宣帝自丞  
相以下必欲其徇名責實為治諸生必守家法文吏必課  
牋奏至於文學政事法理之具一切必務其職者似矣然  
以聖人之治天下國家凡事惟執其大綱而不察其細略  
其小疵而不受其欺惜乎是時無以聖人大公之道告之



而徒用其漢家雜伯之術王成或以是而得賞揚憚蓋寬  
饒等或以是而遭誅此將何以致是也與其名是而實非  
則又何貴乎徇名責實之治哉嗚呼白黑之紛糅賢不肖  
之混殽後世之治為不及乎宣帝遠矣此予所以猶有取  
於公孫龍之說也言治道者可為永嘒也哉

讀孔子集語

自孔子歿學者言人人殊當戰國之時遂有孟氏之學荀  
卿之學世子密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學蓋惟孟氏之  
學本於曾子子思而獨得其宗至於荀卿則知一返孟氏  
而復以人性之善者為惡豈不遠吾聖人之道哉然而周  
人世碩又謂人性有善有惡而恒在乎所養且作養書一

篇密子賤漆雕開公孫子凡之徒寔出於吾聖人之門一  
倡群和而告子勝復持與孟軻為辨雖以漢世大儒董仲  
舒劉向揚雄徒能反覆乎善與不善之間而終無以究吾  
聖人之實然者聖人之道則已久為天下裂矣孔子在時  
東郭子嘗問於子貢願疑聖人之門為雜子貢則曰夫子  
之設科也以待天下之學者隱禁之間多曲木砥礪之旁  
多頑鈍是以雜也然則聖人之門有以德行進有以政事  
顯有以言語行有以文學著門弟子各以其性之所近學  
以所就而往教於其國聖人在時固不至如東郭子之論  
其雜也然而聖人歿而微言絕異端起而大義乖吾於是  
而後知東郭子之論蓋出於聖人既歿之後而深慮夫戰



國諸子之自相矛盾也自相矛盾非聖人教之若是其雜也學者自雜之也嗚呼一曲而邪說百家而橫議曾不悟其厚誣聖人而欲求暢其一已之私納之於聖人之域鑿空而無所繫著傳會而徒為摹衍聖人之道豈其若是聖人之遺言佚語則已參差四出而不可致詰是故名家苛矯而煩碎言聖人必先於正名法家深礪而慘刻言聖人  
可以殺而不殺漁父盜跖肆為譏訕識圖卦緯過於妖譎將其心自恥其文辭之淫妄義理之膚淺吾不託之聖人則不足以信天下後世天下後世又未必不以此而或疑聖人之門為雜也老聃言道德世之清淨寡欲無為者多託之老聃蘇秦張儀言縱橫世之游說焚蠱世主者多託

之蘇秦張儀此其偽亦何所不有宜學者反以是惑也然而聖人之言記諸論語垂在六經是其一體一用妙道精義之發昭然若揭日月而行諸天也又豈戰國諸子所得而易雜者哉雖然孔子家語初出魏王肅家觀其言且與大小戴禮相出入而王肅嘗持以難鄭玄世之儒者猶或疑之而不盡信蓋慎之也况今永嘉薛據所次孔子集語或本於戰國諸子或載於西漢老儒雖若聖人之遺言佚語賴此而僅存吾恐天下後世學者之滋惑也書以識之苟或謂吾如劉子玄之疑古者吾知慎焉而已矣

書張良傳

或謂予曰留侯之先相韓者五世而韓滅故留侯欲為韓



報仇咸陽復建韓國之社稷既項羽殺韓公子成則又歸漢為漢畫策以圖楚及漢王與酈食其謀撓楚權欲復立六國後韓將再封而留侯乃借前箸以籌其不可為漢計則善獨不為韓地乎又當秦之初亡嫫笑三代湯滅古法焚棄先王之典籍漢興蓋反是道留侯才智明達素書兵法僅託之圯上老父豈無以三代帝王之道而一言之歟此皆其可憾者也予曰不然方秦之亂天下豪傑並起非大家豪姓即其宗室父兄日夜嚙舌扼腕攻一城下一邑以務立其故主求以勝秦秦既滅而楚霸宰制天下立十八王又殺故韓王而改立他王韓失職矣豈不欲輔韓之故公子哉留侯之力誠有所不及者故仇楚而臣漢非實

委心於漢王也又欲為韓而報楚耶撓楚權立六國三晉有生氣而韓亦必有再封之望然當楚漢之未決又立六國以衆其敵使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漢無與成功漢之勝負未可知又况項羽專制之餘山東河北九江呂邑猶有故王有不可以紛更而變易之者使韓復得而存鄭昌之死非楚意也韓其能久存乎田儋魏豹張耳陳餘之流皆不足以復存故國故寧寢酈生之謀而就漢之天下天下既定太原馬邑固已屬韓襄王之孽孫矣韓之再封又未必非留侯力也若夫楚漢用兵之後高祖自謂以馬上得天下而陸賈叔孫通皆故秦之儒生要之皆辨士非真儒留侯既以兵法決勝而素書又明黃老黃老之學簡而



靖且與漢初除苛解矯之法同一意何有於儒術也孝文時雖以賈誼之通達國體精練時務絳侯灌嬰且沮為洛陽少年喜功生事孝宣亦謂俗儒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當世果有儒者亦將以是而受譏焉又未可責之留侯者也嗚呼漢承百王之弊而終不得以上繼三代帝王之隆者實一時之將相大臣使然是又何獨留侯也哉

亡友喬生哀辭

自予少居山中恒孺孺四顧無一與交者言語趨蹌動輒見笑以為木訥人也人亦未嘗樂與予交東陽喬生光庭素善予光庭世醫也性耿介欲以文墨自奮拔予每推戶

造之從容文史間且引琴以自娛當得趣墟市若無行人神思悠邈括宮納羽驚颯入絃聲在指外嘗為予製山居騎氣引等曲騎氣者蓋曰以是騎天地之正氣云爾人或謂生此與俗鮮好蓋已之君則曰此吾癖也今年夏予北歸自燕而君以久病不得見病日劇自度必死比死猶耿耿不亂自世道降中人以下一溺於異教而已苟能克其力於緇黃而顧不能盡其心於棺槨亦獨何哉賢者卓然有見於古將曰吾有先聖人之法在毋崇異必務於正否則衰辭誕說之是徵亦何所不有以至羌胡不憂其死惟恐不焚之俗得移於中國蓋舉世莫之悟也而生獨有可稱者焉予世之羈民也進將不能有所用於世退又無所



藉以自治其身交友於是乎益鮮遂為之辭以表之是歲  
至治元年也辭曰

嗟乎我觀我人均是庶物或厚而豐或眇而室垢氛作私  
垂韞為疾器智鑿心矯憂戕質欺賢邈聖神見鬼出足蛇  
肆威翼帟增慄恒視力之可為至泯身而弗恤生其已知  
之矣莽兮以生慌焉以死錯寞之與居汗漫之為使馳睽  
眡以絕塵抗喙亂而離滓通衢窮巷黃耆殤子百年同歸  
天地曾不若一指也而予又何激乎或者持爾故藝鴛爾  
奇音擁艦沆瀣梯欵金人跡罕到鳥獸哀吟豈成連伯  
牙之爾待私有感於人琴嗟乎生自此遠矣形潰散而不  
收魂委蛇以何反是將察大區之寥廓而與造化者將行

女氏重以親戚故甚狎  
詩定為二妙四靈風致倡予和汝  
止至於言談舉動尤缺然不能與世俛仰  
陵幾欲起晉末時豪桀而與之  
公世稱大儒張籍且譏其挾悖塞規人財  
不諳文武弛張之道李翱集載古擗蒲經  
是將何代無賢哉至治初予自  
骨混一函葬之女氏本朱書玄



良沾杯酒盃不餒已自言生時  
茲既敗乎我則天必更成我乎  
死豈古所謂秀而不實者乎生  
有六續娶卒無子又行事不少  
悲會既窆予日以事不及哭有  
墓而讀之亦予之至情也辭曰  
雷兮造我以形貌予生兮中處  
表兮愈備行者辟易兮坐者竦  
兮指牙齒何衣冠兮弗帶又有味  
我足高屨之緒戾兮吾以履霜豈予  
老歲月歛兮如奔山丘零落兮不

自保嗟妻孥兮託聚拍偵貝兮浮漚雖茲身兮亦贅矧外  
物兮悻焉求諒眇眇兮跳丸忽隆隆兮倚杵大海波兮塵  
飛三山培兮六鼉起舞何人哀兮無覺曰氣化兮則然道  
能存兮常默名可朽兮不以年朝頽冶兮桃其華暮融殘  
兮烏鳶之食古今兮同流天地兮罔極嗚呼悲哉兮白雲  
坳林木沉沉兮野穰嗷嘈悲夫人兮不可見奈逝者之如  
斯兮滔滔

亡友趙生哀辭

趙生季良家故宗姓也予少與之交者若干年自言妙推  
算星曆所直星宿甚有力又自奇其容貌壯偉言語秀拔  
且喟曰某生以布衣歿歷州縣某生以刀筆起佐臺憲其



生以文學升進館閣士無志則已有志事竟成吾此行決  
矣及行予呼酒與生別又作序文一通以壯其志曰蓋古  
之豪士多閎偉瑰桀自異於常人然固未易遇也遭世急  
於用人然後遇耳任少卿田仁漢名士嚮在扶風西界小  
邑時自以無豪易高及來長安求為衛將軍舍人貧不能  
給絳衣玉具劍或為家監騎奴所屈辱當天子擇材衛將  
軍家富兒賈豎妄庸僥倖如木偶被文繡外美矣中則枵  
然無一有卒無以易此兩人者久困者必益伸暫晦者必  
終顯且世之躋飢羸苦窮危無所控告古何嘗無是人哉  
今生日論天下士之賢否時命之窮達口不告宗黨足不  
引僚友此行慨然如必有所遇者然本其平日所願欲欲

以措諸事業且落落難合及朝上書夕則召見一息肩弛  
擔間則華衣駟馬或隨之矣夫又何愧於古人哉此殆生  
之所自信者矣雖予亦幾生之必有遇也自生去二年  
人從燕趙間來言生英銳之氣窮窶之色日鬪於胷中猶  
澹然不為之動終以是而客死豈世所謂豪桀有志之士  
人方譏其為狂為妄天又若是慙之者耶曾祖某某官祖  
某某官父某洪州司法叅軍生喜讀書庶幾復振其家及  
是乃以喪歸三子僂然也有足使子悲哀慘怛於心者又  
從而為之辭辭曰

嗚呼趙生才非不足用而命也數奇學非不能博而力又  
不得自進於時奈之何哉吹律本以徵賸操頌篇以畀瞽



斯奇材與劍客日切齒扼腕而不可悉數紛衆人之異嗜  
莽時俗之披猖爭繁華於趙李競翕豔乎金張郊坰羅車  
騎第宅溢酒漿此生之所欲見於帝鄉也或者窮欄下俚  
槁項黃馘生未嘗睹城郭死不殊於土礫上猿獠兮下蛙  
龜僅耕鑿之是力烏能窺出日平泰華之頂固已快雨零  
於窓隙矣不然使彼生者孤妻髻弱子經有以抱終天之  
戚戚為何如也耶

李仲舉岑尚周哀誄辭

初溧陽李士良仲舉餘姚岑士貴尚周蓋延祐間予同薦  
于鄉至杭見尚周舟中年二十餘美風儀善言論勸士也  
及來燕邸乃與予舉相見其年不後尚周貌加冠言若不

出諸口雅士也李本故家仲舉幼病母愛之甚及上禮部  
欲行乃開諸戶使不得出泣目盡腫且曰我家左江右湖  
魚稻豐給子故多病又忍以風霜冰雪錮吾子雖不仕進  
無損吾事宗黨親戚力勉使去猶屢遣介致佳米善藥不  
絕于道仲舉歸將之官餘姚竟以丁母艱毀死岑自設科  
以來兄弟數人鄭黃彥實授之以學彥實故儒家子材高  
而學邃嘗夜夢坐岑廳上巽觚四設尚周年最少前拜跪  
乃脫身所被綠衣之覺而尚周至拜跪如夢彥實驚問尚  
周對曰士貴幸不墜先生所教彥實遂浩然不樂因撰悲  
誦一篇縱酒自恣卒不起尚周既任官黃巖大姓李肩輿  
甬道入尚周誰之曰是家隸鹽亭恒執持州縣短長後頗



廉得其私煎盜販過賅鬻獄等罪丹書李憾復以鹽法  
陰中尚周家會尚周出巡鄉部遽以食遇毒死嗚呼自始  
至終未及十年哭吾友二人蓋幼而學壯或不及行或既  
行又且死不及究其所學予方幸此二人者能有所卓立  
乃沒沒焉若是枯筆硯費燈燭劬簡編欲少覲榮寵於當  
世為何如也夫誅者哀死而累行者也我之哀矣又豈能  
自已於辭也哉辭曰

惟理之賦人稟其全惟氣之運人遭其偏誰謂我不關  
於天孩提之聲雖胡越之不間壽夭之數奈彭殤有不得  
而齊焉昔也昭佩清潔鋪張華綉將似窮而實達聿致汝  
於顯觀今也收歛精彩沉埋槁壤抑似通而實塞終睽我

之素熨嗚呼使多汝之材泚汝之貌膺銀艾而大耀仰黃  
鯁而難老吾何敢為此二人者感不然使汝貌不揚汝材  
不良毋馳心於魏關僅屏跡於東岡吾恐太冥之間亦不  
得而汝嗇也秦淮之水赤城之山豈復有如昔之往還者  
乎赤城之山秦淮之水亦既忘其所以為生死者矣尚何  
言哉嗚呼

餘杭史生哀辭

諸暨方鈞子清每言餘杭史生之賢生名坦字履仲自童  
亂時性敏而氣溫遇書即善誦知義理及長學為文則又  
中充而外若不足必欲求其至焉然生今其死矣生本世  
家子當其先自敬思弘肇父子間三世有汗馬之勞用異



姓疏王爵至近世猶前後絡繹為王公者數人及故家喬木一壞於朔風頽洞之餘故生自為撐植門戶計不得不力當其與子清友也居常矜以自持不妄言笑處衆侃侃有得則相告有過則相規信乎其有益者也然生今其死矣蓋予素居者久嘗欲就今求其人薄紛華嗜道義與之友則庶幾乎古之絕學可復也若彼生者未死尚可得耶夫天之生物也不常是既滋而息之乎遽及而散焉故雖僅見其勾萌甲坼而不究其實此固子清言之未已而悲輒隨之者也予因子清之所友又得其所未友者可不悲乎乃從而著其辭

茫茫兮堪輿靜者誰喻兮動則或噓神媧立極兮老鰲斷

跌黃玉肖靈兮壤蟲與俱清濁雜揉兮孰賢孰愚出生入死兮孰幹其樞嗟史主兮美且都三十未有兮二十餘汝目光炯兮汝頤欲頽汝衣汝冠兮張拱而趨古之世祿兮今則無汝守伊何兮家有其書王綱之正兮聖髓則臆孺齟渾灑兮發揚芬敷中則已殖兮外不我誣苗而不秀兮汝非童烏天門開兮雲龍躍躍朝陽之燭兮鳳翺于梧文則記笏兮武或記戈學當其用兮不汝少須用遠其學兮謂鼎柱車前歌後哭兮淪胥以輔世之人兮我其睽孤黎丘所呼兮我亦忘吾狂泉既軟兮徧走而驅彼美不稷兮匪歎曷茲奪毗是利兮崑瑣相扶擿珠毀璧兮孰我瑕瑜嗟史生兮皦不汙世之悅兮我則吁雖曼爾脅兮不易我



矚一朝之短兮古人與徒超然以往兮溟濤之初堯桀是非  
非兮孰毀孰譽天荒地裂兮莽為丘墟烏鳶螻螿兮孰得  
而踰北風吹人兮積霰暴塗誰歟戶者兮我索其居汝友  
所悲兮我聞其粗我摘我辭兮曷奠其芻華蓋之山兮列  
仙有儒望之不見兮從以席驅嗚呼惜哉兮獨踟躕

亡友趙生哀辭

予友趙生良佐字子有宋安康郡王六世孫予少子有六  
歲嘗兄事之子有喜讀書善行草及鼓琴畫竹石為人不  
類其貌與人交必盡其情常酒酣或登山遠望慨然將有  
四海之志焉他人不識也子有未病弟良傳病已革遂為  
文以祭厲曰吾父老五弟病若不救是遺老父憂幸避我

乎祭已體痒痒欲病既病而弟死後五日子有亦死且厲  
其父斂我鶴髦衣髻角跣足道書一卷殉於是年二十有  
八矣尚未娶此皆其可哀者也為之辭曰

伊索居之陀際兮出郭路乎何之飄風習其折木兮挾澗  
水以增悲自童邕之相得兮謂吾子之環奇短衣襜其掩  
斲兮耿長劍之叅差諒先民之是若兮曾流俗之不汝知  
何舉世之無似兮復降年之若茲嗚呼哀哉兮行道為之  
悽惻淚雨下以霑纓兮面死灰而失色矧載形之如贅兮  
將反真以為息疑有日之來歸兮邈窮天而可得紛後生  
之輩出兮務華藻而脩飾嗤沐猴之文繡兮負小兒之岐  
嶷爭從俗以售名兮遂違古而非則何縱彼之不恚兮友



奪君之甚力信造物之不仁兮汝父得以爲仇天汝弟其亦已兮又使汝之不瘵嗒夫人之有生兮惟賢智之是求何賢智之不慙兮不愚魯之能侔炯天星之易曙兮肅野莽之將秋殆自古之皆死兮等遺骸於山丘恐尔化之有恒兮忍吾私而不哭逢陌上之花開兮見城南之草綠知異物之終歸兮恨千觴之不足庸救汝於匍匐兮復吞聲而躑躅於是歌而弔之曰未始有物何委蛇兮爾生爾死逢百罹兮脩短隨化天何私兮彭鏗殤子世所疑兮羽衣髮蹠黠且癡兮決癰潰痲仙可期兮曠言往昔我心之哀兮臨文嗟悼孰喻汝懷兮

新安朱氏新注黃帝陰符經後序

予聞隋西李笙嘗得黃帝陰符經讀之數千徧竟不能略通後遇驪山姥始章句解釋蓋甚怪矣自言神農氏衰蚩尤暴橫黃帝三年百戰而未及有功天命玄女教以兵機賜以九天六甲兵信之符皆出自天機合乎神智者笙又別著太白陰經闡外春秋以輔行其說強兵勝敵豈必務貫於此經而後能然耶廣漢鄭山古曾語蜀黃承真蜀宮大火甲由乙酉則殺人無數我授汝秘術庶幾少減於殺伐幸汝詣朝堂陳之陳而不受汝當死泄天秘也已而蜀王不聽而承真死孫光憲竊窺其書題曰黃帝陰符然與今經本寔不同不知此又何書也若乃笙務用兵而山古又欲務禁兵此果何耶夫老聃本道家之祖而其書多寓



於術自其一心之靜天旋地轉陽嘘陰喻而世故之萬變者縱橫錯豎恫疑禁格悉出於其彀而莫能逃乎是也是故世之言兵者考諸道術流於讖記洞乎飛伏孤虛察天龍帀鳥蛇此殆孫吳韓白韜略機謀之所尚者然非儒者之正論也新安朱安國當光堯南渡之際每處當世用兵講武之夫故注是經雖然天下之時勢日殊而兵難喻度苟取古人之糟粕而強謂我知兵是即趙括之不知變也自太祖始得天下太宗即懲五代藩鎮跋扈之亂急於偃武而脩文降及數世搢紳逢掖之士寢恥言兵兵日弱矣遂至故都淪喪三鎮隳沒君臣將相跳犇潰散夷夏盜賊蟠踞糾結卒使王業偏安於山海崎嶇之間不復自振此

誠有可憾者然而撫摩疲民收合遺燼猶足以守此三百餘年之命脉而不遽至於泯滅者豈在兵耶是故承桑氏以文事而衰有扈氏以武功而敗文武二途要皆可以亡國陪家而天下時勢之所在不以兵強而存不以兵寡而亡者抑可睹矣凡吾儒者之言兵本以仁義言兵而深不欲以孫吳韓白韜略機權而言兵孟子請罷秦楚之兵則曰去利而懷仁義荀卿論兵於趙孝成王前則亦曰魏氏之技擊秦人之武力桓文之節制咸不敵湯武之仁義是蓋仁義云者實當世用兵講武之本也雖使黃帝玄女誠有所謂陰符則上篇演道中篇演法下篇演術千變萬化出無入有要之亦不能有外乎此者又况李筌鄭山古道



家校檜之流耶惜乎安國儒者自有正論何獨用是而後  
為言兵者耶

淵穎吳先生集卷之六



